# 忘記他



小野

《忘记他·亦舒》

《忘记他》、《红墙绿瓦》、《小时候》、《羊皮》、《苏醒》、《度假》、《什么也没有》、《日行一善》、《情变》、《千术》、《礼物》、《入梦》、《失忆》、《证据》、《殴打》、《变身》

## 《忘记他》

桂开失恋，人瘦了几圈，最令她啼笑皆非的是，视力忽然衰退模糊。

看过眼科，医生说：“桂小姐，你有三百度近视。”

什么，廿二岁了才正式近视？上天也真会开玩笑，她鼻通红，流下泪来。

医生讶异，“近视很小事，你不愿戴眼镜，可做激光治疗，我可以推介专科医生给你。

桂开点点头，抹乾脸颊。

“我替你验光。”

第二天桂开就架上近视眼镜。

她记得很清楚，就是从那天开始，她收到一封垃圾电邮。

电邮这样说：“为什么记住一段叫你烦恼的爱情？前来我们处清擦一切。”

这是什么意思？

一定是眼科医务所有人出卖她的电邮号码。

伟文与她分手，也以一封电邮解决。

他把讯息传到她电话小小萤幕上。

“桂，我思考良久觉得双方性格不合并无前途决定分手相信你有同感伟。”

桂开凝视字样良久才会过意来，双眼已觉刺痛。

用电邮宣布分手！

如此草率轻蔑。

他竟把事情处理得这样差，桂开像是正胸中了一拳，痛得弯下腰身，再也站不起来。

下午还要老板出外开会。

连她自己都纳罕，啊掩饰得那么好，一点情绪都不露出来。

对手公司的总经理当着她老板说：“桂开你还跟着这个庸人？你一表人才，又能干又好看，还不快跳槽到我处，我才是明主。”

桂开居然还会说笑：“要不是我老板命令，我才不会踏进这间盛气凌人的公司。”

可是她觉得自己声音空洞。

她已是一具没有有灵魂的躯壳。

啊！桂开的精魂去何处？她仿佛看到小小的她蜷缩在一角悲伤地哭泣。

回到家，她把电讯放到电脑上放大了来看。

不错，还是那几行字。

她一个晚上没睡，终于在清晨覆电，她简单地像答覆公文般说：“关于性格不合并无前途一事允准桂开谨启。”

她按下寄字钮。

就这样，两年零九个月的关系宣告结束。

分手已经酝酿了一段日子，三四个月前伟文态度渐渐冷淡，听朋友说，新城建造的三小姐主动亲近他。

人家什么都有。

桂开不过是一个普通白领女，靠双手赚取生活，她银行积蓄户口存是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七角。

她只得静静等待伟文作出决定。

世上有奇迹吗？桂开终于收到伟文的电邮。

之后一段日子，桂开一日比一日瘦，夏季快来，桂开的胃贴着背脊。

最令她担心却是情绪问题。

下了班，一进家门，便无故哭泣，因怕失去健康，她尽量吃冰淇淋巧克力蛋精食补，可是往往呕吐。

难以入眠，电视节目与书都看不入脑，辗转反侧，她只得把小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

每天反覆量想她与伟文在一起的好时光。

他俩曾经快乐过，所以桂开不发一言允准和平分手。

真没想到失恋这样难挨。

她想辞却工作跑到一座岛去与土著过日子，永生永世离开这个叫她失意的城市。

她用手掩着脸，发觉开始脱头发。

做梦也脱，只见自己头发整块整块那样掉下，她变了秃头。

是该去看心理医生了吧。

同事们还未发觉。

吱吱喳喳说："桂开的好身段叫人羡慕！乱吃、拒做运动、不抽脂，天生全身没有一丝脂肪。"

"可替纤体美容院做活广告。"

"有什么秘诀，桂开？"

桂开的皮肤乾燥，面青唇白，她们都没看到。

下雨天桂开站在街角排队等计程车。

忽煞看到熟悉身型，呀，不是伟文吗，该打招呼，还是不打？

正在发獃，桂开又看到一辆豪华德国跑车驶近，车窗开了，一张浓妆的面孔探出来，向伟文招手。

伟文立刻满面笑容跳上车去，跑车迅速驶离。

桂开看得呆了。

她低下头不出声。

捱到家中，再度呕吐。

喝喝白粥，倒在床上盹着一会儿。

半夜醒来，才洗去化妆淡浴更衣。

那封电邮又来了。

"为什么记住一段你烦恼的爱情？前来我们处清擦一切。"

桂开忍不住，问他们："How？"

半晌，答覆来了："你想知道详情？"

"是。"

"激光清洗记忆服务，准确、安全、迅速免除痛苦，收费廉宜，一年至三年不愉快记忆一次治疗完全洗擦，三至五年两次疗程，余类

推。”

“我这段不愉快记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

“那是最简单的情况，收费约五万元，可分期付款。”

“我从未听说过世上有这种激光手术。”

“政府医务署尚未批准该手术。”

“安全有保障吗？”

“绝对安全，再说，小姐，你已痛不欲生，还有什么损失？”

“你说得对。”

“以下是我们的地址，随时预约门诊。”

桂开忽然笑了，她笑得空洞可怕，歇斯底里，连她自己都心惊，掩住了嘴。

桂开道：“明日下午六时我会到贵诊所。”

“桂小姐，准时见。”

桂开累极上床。

说也奇怪，那晚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秘书打电话催她上班：“桂小姐，会议三十分钟内开始。”

桂开梳洗朴出门去。

她浑忘激光约，一整天像殭屍般忙这忙那。

五时许，秘书说：“桂小姐你与宇宙激光治疗所有约。”

啊是。

她说：“我稍后再回来加班。”

桂开叫了车了前往宇宙治疗所。

地址在近郊，别墅式洋房，门外小小停车场满座。

生意竟那样好。

桂开苦笑。

接待员笑容可亲，详细讲解。

“这一项手术在北欧已经进三年，效果良好，过程其实最简单不过；医生已知道脑部哪一个位置控制感情，针对其中一束贮在不愉快

记忆的细胞，像消灭癌组织一般，一次过清除。”

桂开不出声。

“经过特殊药水注射，该些细胞会呈现蓝色，绝对不会误杀良民。”

桂开低头自嘲：“我脑袋中也没有太多有用的细胞。”

“那么，你都准备好了？”

桂开点点头。

她被带进手术室，检查进行时她忽然哭泣，“为什么？为什么？”

医生温和地说：“我替你注射镇静剂，不怕不怕，醒来一切痛苦就丢在脑后。”

桂开渐渐失去知觉。

醒来时觉得有点冷。

看护笑说：“喝杯热可可，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走了。”

桂开唉呀一声，“公司里还有成堆工作，做都做不完，人生真谛其实是好好经营时间，你说可是。”

看护点头：“桂小姐有高见。”

桂开想起来：“手术完成了？”

“医生说手术十分完美。”

桂开说：“我是来清洗一段不愉快的记忆，那是什么人什么事呢？”

看护笑意更浓，“所以说手术成功呀。”

桂开叹叹气，“我得回公司看看。”

“祝你幸运。”

“谢谢你。”

桂开在途中买了蛋糕水果给同事分享。

他们一组人做到凌晨才回家梳洗，打个转又回岗位比拼。

这样忙，一下子大半年过去。

同事珊说：“桂开真了不起，没事人似，又熬过一关。”

同事淑答：“也像褪层皮，瘦好多。”

“最近又长回来。回来。”

“那伟文与新城三小姐订婚了。”

“我也看到这段社交新闻。”

“我要向桂开学习，她看到图文，毫不动容，这点修养不简单。开”

“对，向桂开学习。”

那段新闻，与所有新闻一样，桂开读过算数。

她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也不是百分百。

伟文两字映入眼帘，她仿佛眼熟，可是又不能明确想起什么，好似有些关系，却又彷若隔世。

过一会儿，她放弃思索，改看副刊。

手术的确成功，没有回忆、没有痛苦。

她全情投入工作，很快见力，一年内竟升了两次，一次由众客户投票选出最佳服务，票数遥遥领先，比公司一些擅长自擂的红人更受欢迎。

老板刮目相看，连忙付出奖金，又增加福利，给桂开宿舍汽车。

同事锦说：“桂守得云开。”

同事怡说：“但望她从此帆风顺。”

都没有妒忌她，可见桂开人缘也一流。

时间飞逝。

桂开并没有有找到新伴侣，她又不刻意寻觅，故此只能说还没碰见那个人。

工余，偶然有一点时间，也相当寂寥。

看到情人们拥抱，桂开恍然若失，她也渴望试一试那种热烈感觉。

她恋爱过吗？肯定没有。

工作时桂开却神采飞扬，全身似发散晶光。

初秋，总商会颁一个金奖给她，晚会中桂开光芒四射，吸引了一个人的目光。

那人是谁？

不，不是新人，只不过是旧人。

他正是王伟文。

王君与他的未婚妻出席，那三小姐一贯浓妆、满身华服珠翠，不知怎地，对自助餐桌上一盘白露哥鱼子酱极感兴趣，叫王君去“给我满满一匙——”。

他走近餐桌，看到了桂开。

一时他没有她认出来，只见一个短发苗条的女子与朋友们谈笑甚欢，她似极受欢迎，被四五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围住。

伟文看到她光洁圆浑的玉臂，忽然想起，他从前有个女伴，也有这样好看的手臂。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多嘴在他身边说：“有没有后悔？”

“后悔什么？”

“那是桂开呀！”

瘦小怯弱的桂开？

看仔细了，正是她，但是此刻的桂开双眼像是散发一种精光：自信、坚强、艳容。

桂开完全变了一个人。

分手后她不发一言，没有申冤，也没有澄清，或许，她不介意与他打招呼？

桂开举手投足都似有一股魅力，王伟文知道，这叫成功。

他身不由主，轻轻走过去。

桂开抬起头来。

她看一个长相衣着都很普通的男子注视她，像是想与她招呼。

这是谁？

桂开想不起这个人。

为着礼貌起见，她微微笑着走近他，嘴里怪亲切地问：“好吗？”

王伟文大喜过望，“我很好，你呢？”

桂开只得回答：“托赖，过得去。”

心里嘀咕：是谁呢，好像跟她很熟的样子。

这阵子事忙，记忆愈来愈差，这人到底是谁？

“桂，有时间大家聚一聚。”

“好，再联络。”

那男子依依不舍的走开。

这时同事婵走近，嗤一声笑，“他过来与你打呼？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最看不起这种人。”

桂开自然莫名奇妙。

婵又说：“看到他的三小姐吗，这些日子，一条狗似跟富家女身边，一心以鸿鹄将至。”

桂开十分讶异，“婵，听你的口气，仿佛他是抛弃你的负心人。”

婵睁大双眼，“桂，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他是你的前任男友王伟文呀。”

桂开一愣，王什么，王伟文？听也没听过这三个字。

“婵，别开玩笑，我怎会有那样的男朋友，机枪搁脑袋也不选那样庸俗的人。”

婵却误会了，感慨地说：“说得好！桂，他怎么配得起你，他没福气，这种人，忘得一乾二净最好不过，这这种态度，我敬佩到极点。”

婵走开了。

桂开心中纳罕，婵是喝多了一杯红酒吧，讲话颠三倒四，且不去理她。

那边王伟文却有麻烦，三小姐见他迟迟才返，又忘记鱼子酱，老大不高兴。

“你和谁说话？”

“一个朋友。”

“怪面熟，谁？”

王伟文不出声。

“又是另一个妄想出头的白领女。”

王伟文不予理睬。

“削尖头皮钻营又如何，最终不过是个打工女。”

王伟文忽然问：“你讲完没有？”

三小姐一怔，她也不高兴了，“我们回家看妈妈搓麻将。”

“我送你。”

“今天宵夜由新厨子一展身手。”

“我还有事，不便留下。”

三小姐变色，“这是什么意思？”

这王伟文今晚是怎么了？

往日唯命是从，能够走进她家豪华大宅已经当是荣誉，时时开口与亲友说起那暖水泳池何等舒适、大厅怎样华丽……，今日是怎样了？

王伟文把三小姐送到门口就回家。

一年多这样热情侍候，人家却一点好心也没有给他，他仍然做他的小职员，晚晚跟着三小姐赴宴，渐渐地身段也跟着圆浑，最近医生告诉他：阁下的胆固醇过高。

这是唯一所得。

王伟文苦笑。

今晚见到漂亮神气的桂开，叫他汗颜。

他竟有点紧张，可是，她对他很客气，像一个陌生人似，落落大方。

只有心中完全没有他这个人，才能做得到。

真没想到，桂开反而把他忘得一乾二净。

王伟文深深思索起来。

第二天一早，桂开上班，不见秘书，因问：“珠呢，八时正还不见人，要罚。”

过三十分钟才看见珠双眼红肿头发蓬松地走进来。

桂开讶异：“你遇劫？可有报警？”

珠颓然坐下，“昨晚，他与我分手。”

同事绮劝说：“珠，感情私事，别带到办公室来，今天不知有多少事做。”

桂开轻轻说：“不妨，我叫小明陪你去看医生。”

“医生？”

“是，你立刻到宇宙激光治疗所去，迟者自误。”

桂开立刻召司机及办公室助理。

“说是由我介绍，我桂开是一个极端满意的顾客。”

他们陪着秘书珠走了。

绮问：“医生可以帮到她？”

这种激光手术当然不可以每个月都做，希望当事人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以后带眼识人。

一个小时之后，珠回来了。

她像平时般哇哇叫：“一桌子文件，今天惨了，晚上八点都回不了家。”

二话不说，珠立刻全速赶工。

桂开微笑，多好，把时间上损失减至最低。

感情遭人欺骗已经够惨，再赔上一年半载失恋期，简直不人道。

感谢宇宙激光。

损失若干脑细胞何足以道。

那天，她们一组人做到晚上九点。

老板特来探班，十分满意，“可要加人？”

桂开答：“我们一组甚有默契，外人不易理解，也不介意一人做二人工作，这样吧，加薪水最实惠。”

老板说：“这种经济环境……不过，的确有所有值，我会与上头研究。这种经济环境……”

听见没有，最要紧物有所值。

她们做到十时许才收工。

洗了把脸，桂开就倒在床上累极入睡。

电话上有许多留言，电脑里有几十个电邮，都要求约会。

桂开却一点兴趣也无，她只是觉得，暂时不适宜投入男女关系，为什么？却又想不起。

他们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商场初入门的男生都有点轻佻功利，平时不读书，临急抱佛，靠一点小聪明在江湖上混，过十年必遭淘汰，又另一批新人上场。

同这类人在一起，有什么前途。

不如静心工作，寻找自身。

同事们中午小聚，吱吱喳喳："那宇宙激光医务所，真是救星，可不知对长期来说，有什么害处。"

"总比苦得自杀好。"

"失恋这件事。真难捱，其实眼睛鼻子无一损失，为什么感觉凄惨？"

"是挫败感难受。"

"我不是一个好胜好强的人。"

"人人都有自尊心。"

"是欺骗。"

绮说得好："是害怕：青春不再，永久寂寞。"

大家叹口气。

办公时间到了，同事各就各位。

秘书进来："桂小姐，有一位王先生找你。"

桂开抬起头，啊是那胖胖的平凡男子。

过门都是人客，她客套地站起来："王先生，找我有什么事，请坐。"

王伟文看着短发精神奕交的桂开，轻轻说："我一直等你电话。"

桂开扬起一条眉，他说什么？

"等着与你喝咖啡。"

桂开明白了，立刻替他解围，"那很简单，王先生，我这就请你喝咖啡。"

她叫小明进来：“两杯蓝山。”

王伟文呆呆看着她。

她叫他王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桂开不是笨人，她开始觉得这个胖胖的王某好像对她有特别意思。

她不想误导他，故意看看手錶，表示很忙，“有什么事吗？”

王伟文轻轻说：“我与她分手了。”

桂开莫名其妙，这与她何关？他干什么跑到这里来诉苦？

她只得唯唯诺诺。

“一早应看得出性格不合。”

桂开不置可否。

“我很后悔。”

桂开不想听下去，这种故事千篇一律，对当事人来说，是天下大事，可是别人却觉得最平常不过，离离合合天天发生。

桂开很礼貌的说：“我还有事。”

王伟文知道是完了，他不珍惜的人，一定会失去。

她根本一言不提以前的事，他知难而退。

“有空再联络。”

桂开站起来，双眼与她的钻石耳环一般闪烁，笑容带一分调皮。

王伟文佝偻背脊离去，像老了十年。

桂开仍然莫名其妙：这傻子是谁？

她吩咐秘书：“以后这个王某找我，说我不在，这人怪怪的，不知道什么来头。”

秘书问：“周末大家坐船出海，你去不去？”

桂开笑：“一定去，我负责带水果及蛋糕。”

宇宙医务所客似云来。

主任医生每天服务十二小时，晚上九点，还有不少事业女性下班来求诊。

医生甲说：“都聪明能干，可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医生乙答：“其实，失恋像感冒，看不看医生都一样，过一段时期会得捱过去痊癒。”

“初期往往痛不欲生，头昏脑胀，茶饭不思，正想自杀，却慢慢好转。”

“她们年轻，不知道即使不做激光手术，过十年八载，记忆一样衰退，时间治癒一切伤痕。”

“你的意思是，可以省下大笔手术费用？”

“根本就是，哈哈哈哈哈。”

“嘘，可别让她们知道。”

医生所说，都是真的。

许多身心都已经痊癒的女性，看到从前叫她流泪的人，都会讶异得不置信问自己：

是吗，就是这个人？怎么可能？如此平庸普通，一事无成，劳劳碌碌经营生活……他？

## 《红墙绿瓦》

夏咏的未婚夫刘栓突然在交通意外中身亡。他遗下一张刚找到未来新居照片给她。她依着照片上的房子去找，却遇上连串怪事……

天雨路滑，一辆弓型吉甫车深夜在近郊公路飞驰，转弯角时突然失控，撞向山崖，全车毁如烂铁，着火焚烧，司机失救。

时时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新闻吧。

稀疏平常，每一个城市都有交通意外，读者翻过报纸，又去忙繁琐生活。

除非是司机的亲人。

司机很年轻，他叫刘栓，是一本畅销杂志的记者，出事那夜，他去追查一桩桃色新闻，回程时发生意外。

他自幼没有父母，由叔父带大，最近叔父也病故，家里已没有长辈。

但是，他有一个未婚妻。

夏咏是同一杂志社的摄影师，那晚本来要与他一起出差，临时被总编辑派去做另一件新闻，天刚亮，她接到新闻。

夏咏呆住。

开头，以为有同事恶作剧，但是对方是老总子琼，她这样说："我马上来你家。"

夏咏起来，洗一把脸，仍不知道痛。

九时许她还接到大栓的电话；"咏，终于给我找到了。"

声音充满欣喜。

"找到什么？"

"我俩的新居。"

夏咏也觉得兴奋，自从订婚后他们一直在找房子，不，不要高入云耸的豪宅，也不要多胜的一级洋房，他们理想住所是简朴的郊外平房，对着海，又有空地可以放风筝，那才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夏咏记得她高与地问；"在哪条路？"

"我已拍了照，回来告诉你。"

他没有回来。

夏咏用手掩着脸，全身开始是痛。

子琼来了，双眼通红，抱住夏咏大哭。

本来她来劝慰夏咏。可是她首先忍不住哀伤，“我们实在是舍不得。”

夏咏渐渐明白，这是事实，她以后都见不到刘栓了。失去他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连她自己也无法想像。

他是那样活泼乐观快乐，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的干冲天，同事都认为他是杂志社的明灯，他当然他是夏咏生活的动力。

一桩极常见的车祸，一般读者看即忘，但是当事人的心却此被掏空。

警方告诉夏咏：车子严重烧毁，不可辨认，废铁似扭成一堆。

但是，一架相机被抛出车外，诡地完好无缺，照相机里边的底片仍可冲晒。

子琼把底片印了出来。

原来的桃色新闻中两个主角，子琼一边流泪一边吩咐加印杂志——这一期必然畅销。

可是，底片里还包括一张不相干的照片。

子琼交给夏咏：“这是什么？”

是一间独立平房，背山面海，十分雅致，最特别的地方是红墙绿瓦，令人一看就欣喜。

“啊。”夏咏立刻明白了。

她伏在桌子上饮泣，大栓说的，就是这间房子。

子琼搓揉她的肩膀，“夏咏，振作起来。”接着她深深叹息。

就是这间房子，红墙绿瓦，是大栓心目中的理想新居。

夏咏一定要找到它。

“照片给你保存，夏咏，我有一连串工作派给你。”

工作正是治疗创伤的好药方。

但是夏咏摇头：“我想告假。”

“你不可赋闲在家伤春悲秋。”

夏咏看着照片，双手颤抖。

那天晚上，她把照片通过电脑放大了仔细研究……海水蔚蓝，是宏湾还是月明湾?

她决意第二开车去找。

这张照，是大栓给她的明示：去找到这间我与你的房子，不要让它空置。

第二早上蒙亮夏咏就开车出去。

天气略有凉意，她顺手抓了件外套，穿上才发觉是大栓的毛衣。

她无法接受物是人非这个事实，默默流泪。

她驾车在宏湾路上兜风，每一处都寻遍，又把照片给附近居民看。

“你们见过这间屋子吗？”

“啊，红墙绿瓦，很漂亮。”

“我们附近屋子都是白墙。”

“没见过这一间。”

夏咏把小路支路横路都找遍，宏湾山头是一间天象馆，夏咏问工作人员：“你们长期在此驻紮，可有见过这间屋子？”

工作人员接过细看，“没有这样的房子，我们居高临下，一眼看遍所有景色，却不见这一片绿瓦。”

他把照片还给夏咏，一边说：“你为什么不问照片里站屋子门口的那位先生？”

夏咏愕然：“什么人？”

工作人员指着照片：“他。”

夏咏一看照片，呆住，浑身不能动弹。

照片变了样。

本来只是一间房子的正面，这时，她看见大栓站在门口，伸手招人。

夏咏遍体生凉，半响，她转头奔回车上，伏在驾驶盘上喘息。

眼花了，看错了，绝无可能！

她把放大照片取出再看，呵，这真是大栓，他映像忽然在屋子门口出现，笑容可掬，正向她招手呢。

夏咏泪如雨下：“大栓，你叫我？”

她抱着照片颤抖。

接着，她驾车赶回杂志社，一路叫进去：“子琼，子琼。”

子琼正在开会，真够朋友，闻声立刻撇下广告客户，出来见夏咏。

夏咏把照片给子琼看。

子琼看过，镇静地放下。

她叫人斟杯热咖啡给夏咏。

夏咏没想到子琼反应会这样冷淡。

“子琼，你看见没有，是大栓，是他。”

子琼按住夏咏冰冻的手，“我们都知道你想念他。”

“子琼，这是么灵异现象？他总不会忽然在照片上出现？”

子琼说：“夏咏，是你用电脑把他的映象做上去的吧，我还需开会，你在这里等我三十分钟，我应付了客户再与你说话。”

子琼回转身回会议室。

夏咏忽然明白了。

他人的生活不会就此停止，人家还有正经事要做，她的悲伤，不应也不能转嫁到别人身上。

夏咏静静放下辞职信。

她暂时实在没有心思工作。

子琼竟以为照片的刘栓的电脑特技杰作，是夏咏过度思念未婚夫，把他的映象投置到原有的照片去。

即是说：夏咏的精神大有问题。

那天晚上，子琼带着意大利薄饼来看她。

“夏咏，你瘦多了。”

“我还能胖吗？”夏咏有点赌气。

子琼说：“我准你停薪留职。”

“随便你。”

“你是出色摄影师，又是我好友，我希望你振作。”

夏咏低头。

“愈快愈好，不是我凉薄，而是活着的人必须活下去。”

“我没有伪造照片，子琼，真是大栓无故在照片上出现。”

子琼凝视好友。

“你必须相信我。”夏咏着急。

子琼掏出一张名片放在夏咏面前，“咏，这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医生，我建议你与他谈谈。”

夏咏一听，忽然笑起来。

子琼认为她有精神病。

是，可怜的未婚妻不能接受事实，精神恍惚，产生幻象。

夏咏知道已无话可说；不忍使子琼担心，她低着头，“我会找医生，谢谢你。”

子琼松口气，“夏咏，到欧洲旅行，学一门功课、练气功，什么都好。”

“明白。”

夏咏收拾好照片，悄悄离去。

不，照片不是电脑产品，今朝出门时，照片只有一间小平房，中午，大栓的影像忽然出现，这是目前实用科学不能解释的奇迹。

回到家中，她倒一大杯咖啡坐下来，在互联网中找到本市地产经纪网页，把照片传过去，请求他们寻访这间房子。

夏咏累极了，多日没有好好休息，她倒在床上，不觉睡着，且做了许多乱梦。

她走进一个黑暗世界，宁静舒适，夏咏不但不觉害怕，反而不想出来，她听到有人轻轻饮泣，是谁？半响，才发觉是她自己。

夏咏很吃惊。

子琼说得对，活着的人必须好好活下去，大栓也会希望她振作。

那么，过了今晚，设法正常生活吧。

她听到哭泣声渐渐停止。

第二天起得比较晚，夏咏立刻到书桌前去看那张照片，大栓仍然站在屋前，他并没有消失。

夏咏做了简单早餐，吃了一点，决定到月明湾去。

月明湾的山上都昂贵地产，本市许多名人都住在这一区，大栓看中的房子不应该在此。

可是本市背山面海的住宅区不多。

她逐条路寻访。

走得满身大汗，仍无所得。

月明湾地产由同一大地产商发展，小小半独立式平房都髹着鸽灰色的墙。

夏咏知道来错地方。

这时忽然有人问她："找人？"

夏咏抬起头，见是一个门前空地练篮球的少年。

她点点头。

"我可以帮你忙吗？名歌星周永杰住三号。"

夏咏想一想，把照片递过去，"你见过这间红墙绿瓦的屋子吗？"

少年接过照片一看，"没有，月明湾应该没有这样漂亮的屋子。"

夏咏微笑，"你也觉得屋子漂亮？"

少年有点不明白，"你去过这间屋子，你应该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记忆欠佳？"

夏咏一怔："谁，谁去过？"

"你呀。"

"我没有去过。"

少年笑了，指指照片，"这明明是你。"

夏咏看向照片，她像头上被重击中，"哎呀"一声，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那少年连忙扶起她，把她带到有遮阴地方。

“我拿水给你喝。”

夏咏手上紧紧抓着照片，这时，相片又变了一个人。

那正是夏咏本人！笑容可掬，穿着白衬衫蓝布裤，肩上背着照相机，站在大栓身边。

她不相信只眼，用手去摸照片，不，影像不是黏贴上去。

发生什么事？她看向天空。

大栓大栓，是你要向我显示什么？

这时，少年偕一中年太太匆匆出来，一个拿着一小瓶水，另一个拿着一条湿毛巾。

世上还有不少善心人。

夏咏眼前金星乱冒，她喝了一口水，用毛巾敷着额角，连声道谢。

“可要送你出市区？”

夏咏答：“我的车子就在街角。”

“你可以开车吗？”

“我想没问题。”

中年太太叮嘱：“小心。”又对儿子说：“小明，送这位小姐上车。”

少年过来扶她。

“谢谢你们，我自己会走。”

夏咏叹口气，抓紧照片，往街角走去。

她缓缓把车开走。

回到家中，她呆呆看着照片，不能解释这个灵异现象。

她不想与任何人讨论，每个朋友都会说：“啊！如今电脑处理照片真是维妙维肖，真的一样。”

然后，他们都会像子琼般叫她去看精神科医生。

这时，夏咏像是听到大栓对她说：“去，去找这间屋子。”

她伏在书桌上良久。

这时，电脑忽然告诉她：“你有电邮。”

夏咏没精打采地按钮。

“夏小姐，我们是世纪地产，你要查询的屋子有了下落，它在绿洲湾路五七三号，上月曾交予我们公司代理出售，可是业主在前几天又收回不卖，你若有兴趣，我们可以代为联络。”

呵，绿洲湾，那是山的另外一边，怪不得。

夏咏连忙赶出去。

这次她学乖了，她先到快餐店买了食物与水放在车上，以免饿得晕到，然后，她驾车绕到山的另一边去。

夏咏很少来这带，只见郁苍苍树林影映着蓝天白云，甚有欧陆感觉，蓝蓝色的海就似在眼前，完全像世外桃源。

怪不得大栓看中这里。

每天在交通上花多点时间来回也值得，而且，屋价也较为廉宜。

啊，大栓，夏咏心中酸痛。

随着山路上，她很快看到了红墙绿瓦。

夏咏一步步走近。

大栓，你在等我?

她抹去泪水。

小小平房看上去像童话世界中住所，七个矮人似乎随时开门走出来。

夏咏扬声：“有人吗？”

无人回答。

夏咏像是听到一个声音细细对她说：“门匙在地毡下。”她低头一看，门前果然有小小一块地毡，她蹲下翻开一角，果然看到锁匙。

她打开了大门。

大栓一定进去过，他一定喜欢得不得了，所以才会叫夏咏找到这里来。

夏咏看到屋内布置，十分惊奇，啊，完全是她心目中的装饰：白墙、厚木地板、淡咖啡色沙发，许多绿色植物。

一角窗口由染色玻璃组成，在阳光下发出闪烁光芒。

夏咏轻轻说：“大栓，我找到了。”

厨房尤其可爱，有一张小小圆桌，可供两个人吃早餐。

“大栓，这是你理想新居？”

夏咏又忍不住落泪。

“你要我搬过来住陪着你？”

没有回应。

“大栓，有什么话，你好对我说了。”

夏咏用手掩住面孔。

这时，忽然有人在她身后咳嗽一声。

夏咏受惊，整个人跳起来。

“谁？”她扬声。

那人也问：“你又是谁？”

夏咏定一定神，“我来看房子。”

“我是屋主。”

夏咏这时才看清楚了他。

屋主是个年轻男子，穿便衣，骤眼看，有三分像大栓。

“请坐。”

夏咏低一头说：“听说这间屋子出售，我找到了门匙，不请自进，不好意思。”

屋主进厨房做咖啡，不到一剧捧出香喷喷饮料：

“屋子在市场小摆了近年尚未脱手，我只得收回。”

夏咏说：“也许，离市区远了一点，附近又没有学校。”

屋主笑了：“我叫康裕。”

夏咏取出一张名片给他。

“夏小姐想知这间屋子的详情，可与经纪约谈，我本人不懂做买卖。”

夏咏点头。

“我现在住市区，这是我电话地址。”

夏咏问：“这是间祖屋？”

“啊不，”康裕十分坦白，“两年前我买下这间屋子预备结婚，可是，她始终没有嫁给我。”

夏咏一愕，原来如此。

“她随即找到别人，生活愉快，已经生下孩子。”

夏咏不出声。

“所以我想把屋子出售。”

大家沉默下来。

稍后他振作地说：“来，看看睡房，这边一共三间，地方着大光亮，可以转作书房。”

他推开房间，只见其中一间房内放着张不锈钢乒乓球台当书桌，上边肆意地搁着各式书报杂志地图字典，坐在这张球桌前工作想必畅快。

寝室很简单，一张双人床，全白色牀褥被单。

康裕轻轻说：“还喜欢吗？”

寝室通向露台，走进去一看，海天一色，远有渔船操作，风景如画。

夏咏已决定把屋子买下来。

她问：“是连家具出售吗？”

“你若喜欢的话，可以送给你，反正我要来无用。”

他说得对，他完全不懂得做生意。

两个年轻谈了一会，他知道她是摄影师，十分意外，问了一些问题，他告诉夏咏，他在大学教书。

他为她加了两次咖啡。

忽然之间，夏咏觉得内疚，她说：“时间不早，我还有事。”

康裕送她上车。

在路上，夏咏责备自己：“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她叹口气，又问：“大栓，你叫我到这间屋子来，究竟是为什么？”

她在车上接到电话。

“夏咏，你在哪里？”是子琼的声音。

“回家途中。”

“我就在你家门。”

“有什么要紧事？”

“见了面才说吧。”

回到家，果然看见子琼抱着花束水果在门口等她。

“有一个客户取消约会，我抽空来看你。”

夏咏感激，“多谢关心。”

子琼打量她，“你晒黑了，户外运动？这是好事。”

夏咏插好花，洗净水果，又做壶茶。

子琼脱下鞋子搁着腿，吁呼出一口气：“最高兴看到你恢复过来。”

夏咏不出声。

子琼忽然看到夏咏一直带在身边的放大照片。

照片已经很皱，子琼顺手取起，“你看你，把自己也放了上去。”

夏咏叹口气，“信不信由你，子琼，这不是电脑照片。”

“对，人物在照片上自动浮现，我们已进入迷离境界。”

她看着照片里两个人。

“这是谁？”她指着相中人。

夏咏过去看。

“有三分像大栓，但是我没有见过他。”

夏咏看到原本大栓站的位置上仍然有一个男人，但是他的面目五官却变了。

是康裕！她刚刚才认识的屋主人。

夏咏这一惊非同小可。

她退后一步。

康裕怎么会在照片上？

大栓，你到底想说什么？

子琼却说：“夏咏，老板下了急令，杂志下周改版，许多工作要做，你销假回来吧。”

夏咏定一定神。

“夏咏，公司需要你。”

“星期一答覆你。”

“那么，我先回公司，你随时与我联络。”

夏咏点点头。

送走子琼，夏咏把照片放在桌子上，凝视。

“大栓，首先，你叫我去找这间房子。”

天忽然下雨了，落在窗上，嗒嗒作响。

“大栓，然后，你示意我买下房子。”

一阵风吹来，窗帘拂动。

“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图象代替了你，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康裕，是个陌生人。”

夏咏叹口气。

“大栓，我只好猜测你的意思，你是希望我从头开始？”

夏咏呆呆看着窗外，她一时怎么也放不下过去。

她见雨愈下愈大，站起来去关紧窗户。

她披上毛衣，不知不觉，已经是秋天了。

忽然觉得累，蜷缩在沙发上睡着。

夏咏听见小小声音说：星期一回去上班吧。

她自己回答自己：星期一我要找经纪付订洋买房子。

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

可是，这样起劲积极，像是对不起大栓。

大栓就是想你继续正常生活。

大栓……夏咏无限依依。

电话铃声了，是房屋经纪起劲的声音：“夏小姐，屋主康裕已经与我联络过，他要的价很合理，房产市场正复苏，你要把握机会。”

夏咏说：“我明白。”

“我们约星期一下午三时好吗？”

“一言为定。”

夏咏收拾桌上茶具。珍惜地拾起大栓拍摄的照片，她看向照片，啊，又一次震惊。

照片上哪里有人，照片上只得红墙绿瓦一间屋子，与她原先看到的静物照片一模一样。

她张大了嘴。

夏咏手足无措，就在这时，电话又响起来。

夏咏过了好几分钟才放下照片去接。

“夏小姐，我是康裕——”

啊，是大栓指定的人。

## 《小时候》

下午三时，昆延赶到现场，刚来得及与法医会合。

两人一言不发，走进豪华公寓住宅。

说是公寓，面积宽大，一层占地三千多平方呎，佣人单位另有门口。缓缓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怕要三五分钟。

屋主顾永硕倒卧在厨房里，颈部插着一把刀，已无气息。

昆延穿着便衣，面孔上遗留着惊异的表情，双手握在刀柄上，像是想把它拔出来。

刀身很奇突，由高速钢制成，永不磨损，刀柄与刀身由一块精钢切割出来。

昆延见过这种厨具，售价高昂，整套出售，果然，他看到其余的三把同式样刀在大理石桌面上。

凶器是一把割肉刀，并不是最尖最利的那张。

由此可知，凶手只是就地取材。

法医验查完毕。

这时，一个打扮入时的少妇匆匆跑进来，一手推开警察，看到厨房情况，掩住脸，坐在地上。

这一位是顾太太了。

接着，她尖声叫出来："孩子，我的孩子呢？"

警察连忙前去问话。

昆延注意到顾太太，她比丈夫年轻十多岁，相貌娟秀，但不像是拥有许多智慧那种人。

她哭叫："快去找我的儿子，他不见了。"

昆延还来不及问详细情形，一个肤色深棕瘦削的年轻保姆抱着幼儿在门口出现。

顾太太扑过去，把孩子紧紧在怀中。

昆延看在眼中。

顾太太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是，她对顾先生似乎没有太深切的感情。

昆延来到那年轻保姆面前，一看便知她来自东南亚一个贫国，女子纷纷出国赚取外汇，为着生计，在异乡帮佣，一天往往工作十多小时。

女佣脸上有一股倔强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杏，我父亲是华人。”

昆延有点意外，怪不得华语说得很好。

“在顾家工作多久了？”

“差不多两年，负责带孩子。”

“警方想看看你的证件。”

她回房取出证件。

昆延仔细翻阅，她所说的都是事实。

“顾宅可有其他工人？”

“还有一名司机和一名清洁工人，她今日放假，厨子五时许才来。”

四个人服侍三个人。

“刚才你抱着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楼下沈家，那里的保姆马利是我同乡，我们常常在一起，孩子们也有个伴，这事，顾太太是知道的，她与沈太太也是很好的朋友。”

昆延嗯地一声。

李杏说这番话，有条有理，简单清晰，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尤其在满屋警察，出了大事的时候。

昆延说：“你请去工作吧。”

她走近去安慰哭泣的太太与幼儿。

这个保姆也没有去看倒在地上的顾某。

这时，顾某已被抬走。

昆延只觉事情有点怪异，可是又讲不出是什么。

她走近顾太太，咳嗽一声，“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周夫人家打牌，大厦管理员用电话通知我，家里出了事，我就立刻赶回，管理处一直有我手提电话号码。”

那即是说，事发当时，屋里只有顾某一个人。

昆延转身问助手：“谁最先发觉大门半掩，起了疑心，推门进屋，发觉凶案，即是报警。”

昆延到楼下沈宅去查探。

沈太太刚回来。

她看到警察并无意外。

“顾家竟发生了那样可怕的惨事，这幢大厦的保安有问题，我想上去慰问一下，这个时候方便吗？”

昆延点头，“我想与你家保姆说几句话。”

“请便。”

沈太太匆匆到楼上去看她朋友。

马利面目姣好，有点西洋血统，默默无言。

她也负责照顾一个岁多大的幼儿。

“他与李杏是同乡好友吧，是哪一个镇？”

“我们一起在清迈市读书。”

“她今天一直与你在一起？”

“是，中午十二时左右，她带着孩子下楼，我们一起到公园喂鸽子，然后喝咖啡，再回来看儿童节目，两家人在一起，时间快过。”

这时，沈太太回来，不住叹气。

“顾太太哭得昏了过去，我替她叫了医生。”

“沈太太，你整个下午在什么地方？”

“我主持一家首饰店，早上九点多就出去了，直到马利知会我说顾家出了事。”

沈太太犹自喃喃说：“谁会想到……”

昆延想起来：“对，沈先生在什么地方？”

沈太太苦笑：“他有外遇，他住在伦敦，已有个多月未返。”

昆延只得呵地一声。

回到派出所，她对助手说：“查一查顾氏背景。”

“已经查过了，他今年四十八岁，家境富裕，三代都做米业。”

“米？”

“是，每天都少不了它。”

“结婚多久？”

“三年多一点，这是他第三次结婚，前两次没有孩子。”

“前妻可有疑？”

“两位前任顾太太都冒移民，一个在雪梨，另一个温哥华。”

“他可有仇人？”

“他根本不理业务，家里有一班忠实老臣，他整天在哥尔夫球场。”

“这么说来，他是个好好先生。”

“普普通通，但肯定没有冤家。”

大门可有凿撬现象？”

“初步怀疑是熟人所为，由顾氏开门放该人进门。”

“大厦大堂可有录映机？”

“有，查看过录映带，只见顾某上午七时出门去打哥尔夫，下午二时回来，随即遇害，却不见闲杂人等。”

“她见到两名佣人带着孩子进出？”

“她俩自工人电梯出入，也有录像器记录，同口供丝毫不差。”

昆延抬起头。

那即是说，无可疑人物。

她同助手说：“做得好。”

助手加一句：“每一个人都有时间证人。”

却没有动机。

昆延与法医谈了一会。

“有什么发现？”

“死亡时间下午二时至二时半，一刀致命。”

“可有指纹？”

“毫无疑问，凶手戴着手套做案。”

“嗯，有什么痕迹留下？”

“很乾净，没有线索，但是，伤口位置很奇怪，当时，事主应是坐着，凶手由背后掩至，突然发难。”

“熟人。”

“在他自己家，他完全没有防范，刀刃由左颈插入，割破大动脉，几乎由右边穿出。”

“屋内无财物损失。”

那凶手，要的只是顾氏性命。

“凶手力气很大，刀十分锋利。”

“那即是说，他极端恨他。”

助手说：“每次我都惊奇，人类会有那么强烈恨意。”

昆延不出声。

她坐到电脑面前，查探顾永硕这个人的档案：他的财政状况，他的出入境记者录，以及他的健康情况。

豪华公寓单位法律文件上属于顾太太，他对她不错，她的生活已有保障。

两部车子用公司名义登记，顾宅每月开销向公司基金支取。

两夫妇毫无金钱纠纷，换句话说，他俩和睦相处。

没有动机。

助手自外边回来，“我问过他们的朋友，都说顾某没有外遇，顾太太也很规矩。”

昆延应了一声，查到出入口记录了。

“他频频到这个国家去。”

助手一看，“呵，这是东南亚产米国，想必是为着生意。”

昆延说：“你看，有一次，他在清迈市住了三年。”

“几时？”

“他七年前才回来。”

“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

“他在那里干什么？”

“不会是读书吧。”

“我想不是，一会我与你到顾氏米业问话。”

“明白。”

助手出去了。

顾永硕回来后结婚，那即是说，目前这位顾太太大抵对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昆延到顾氏米业调查。

公司规模与一般出入口行相若，运作如常，明显现代化，并非一人操作老式公司。

经理出来说话。

他自我介绍：“我叫顾申，顾永硕是我二叔，他不太理事，同我们也无甚连络。”

“可是他频往清迈。”

年轻人微笑，半晌回答：“三叔好像说过，那里的女子很漂亮。”

原来如此。

“他在那里住过三年，为什么？”

“顾家子弟都会到当地住上一年左右学习稻米生长过程，长辈要我们彻底瞭解这门生意，我也在清迈附近的农居住过一年，与当地农业大学合作，研究机器耕种。”

昆延很有兴趣，“成功吗？”

年轻人摊摊手，“农民靠双手生活，一旦机器化，生活没有着落，目前，插秧仍靠人手。”

“听说，美国密昔西比州种稻已全盘用机械。”

年轻人立刻说：“美国米不好吃，说什么不及东南亚米那么香糯。”

昆延见他不十分悲切，大既与他三叔很少见面。

她问：“你三婶以后的生活不成问题吧。”

“请放心，日后一定照顾她们母女。”

他公事公办，十分果断英明。

“昆督察，我对三叔的生活所知不多。”

“谢谢你合作。”

昆延与助手告退。

“这间米庄运作健康。”

“他们长辈懂得规矩。”

“查过顾家的司机没有？”

“他在顾家做了十年，事发那日，他与老朋友喝茶。”

昆延又问：“厨子呢？”

“在俱乐部玩牌九，大杀四方，人人记得他。”

昆延喃喃说：“奇怪。”

“是。”助手搔头，“根本没有人要杀害顾永硕。”

昆延叹口气，“下班吧。”

这么长的一天。

她回家淋浴休息。

一边看晚间新闻，一边盹着。

昆延难得每天睡足八小时，她永恒渴睡，但在朦胧间她电光石火想起两个字：清迈。

昆延睁开双眼，她醒了。

她立刻更衣赶回派出所。

夜间同事看到她，不禁笑说：“工作狂，你回来干什么？”

昆延找国际刑警帮忙。

她把顾永硕资料告诉他们，等候答覆。

昆延斟一杯累咖啡，默默思考。

消息来了。

“查顾永硕此人，并无任何犯罪记录，只有超速驾驶罚款两次。”

昆延失望。

她又提供另外两个人的资料请求查核。

稍后，答案也来了。

昆延看后，“呵”地一声，自椅子上跳起来。

同事惊问：“什么事？”

“明白了。”

同事没好气，“昆延你真正热爱你的工作。”

昆延又再说一遍：“明白了。”

她回家去，好好睡了一宵。

第二天一早，她在顾宅出现。

顾太太出来招呼：“昆督察你好，有什么事吗，吃过早餐没有？”

她清晨已经起来，看样子不是疲懒的女子。

昆延看到角落堆着行李。

“顾太太打算外游？”

“我有亲姐姐在温哥华，她叫我带孩子过去散散心，若果是习惯呢，索性留下来，她说，孩子在那边无论是公校或私校都好，我也可以忘记这边一切，唉。”

昆延又问：“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月中吧，你看，母子俩三个大箱子还不够。”

“那边什么都有得卖。”

顾太太苦笑，“我也明白，可是——”她忽然落下泪来，“总想抓住一些什么。”

没想到她这样感性。

“就你们母子？”

“保姆也跟我去。”

“我想与保姆说几句话。”

顾太太叫她：“李杏，李杏。”

黑瘦的李杏走到昆督察面前。

昆延说：“请坐。”

李杏不出声，脸上毫无表情。

昆延轻轻说：“你今年廿二岁，看上去，仿佛大一点。”

李杏低下头。

“无家在清迈，父母是农民。”

李杏露出一丝诧异神色。

“你是马利乃猜的同学，你们两人，都读到小学毕业，感情非常好。”

李杏点点头。

“小时候就建立的友谊，难能可贵。”

“十年前，你与马利，都只得十二三岁。”

李杏忽然噤声。

“在清迈，发生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

她站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想回答问题。”

昆延提高声音，“李杏，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倘若情有可原，我可以代你求情。”

李杏倔强地说：“你所说的，我不明白。”

顾太太抱着孩子出来，“什么事？”

“警方欲邀李杏回警署问话。”

顾太太愕然，“为什么？”

“警方有理由怀疑她与顾永硕命案有关。”

顾太太惊得呆了。

昆延开门让助手进屋。

“李杏，请与警方合作。”

李杏想了一想，默默跟警察出去。

顾太太不停地问：“怎么会是李杏？那么老实的一个人，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她对孩子忠心耿耿。”

昆延没有回答。

她同助手说：“你们先回去，我要见马利乃猜。”

楼下的沈太太看到昆督察更加意外。

昆延说明来意：“请马利乃猜到警署问话。”

沈太太十分精明，“慢着，让我知会律师。”

昆延说：“请便。”

马利十分镇定，她低着头不出声。

沈太太叮嘱她：“不要怕，你别说话，有什么事，律师会帮你。”

两位阔太太都对下人很好。

沈太太像是昆延在想什么，她说一句：“人家也是人。”

说得好，离乡别井出来做工，遭遇千奇百怪，有幸有不幸。

昆延把两个保姆带到警署，分别问话。

助手问她：“你怀疑她俩？”

昆延轻轻在助手耳畔说了两句话，助手讶异，随即明白。

马利的律师很来到。

一见昆延就说：“楼上命案，同楼下的保姆有什么关系？”

“请坐，你来得正好，请劝喻你当事人，说出真相。”

昆延轻轻对马利说：“你在家乡清迈，已经认识顾永硕这个人。”

马利混身一震，低头不语。

“我已查得一切事实，你母亲在顾家洗衣服，你有时去帮忙，那一年，你才十三岁。”

马利浑身战栗。

律师惊异，“我要与我当事人谈一谈。”

“你先听完再说。”

律师只得又坐下来。

“顾永硕人面兽心，他强暴你。”

马利忽然抬起头，双目燃起愤恨的光芒。

律师按住她，“别说话。”

“你家去警署，控告他，可是事情一直不获跟进，这个大少爷，很快离开清迈回家，十年过去了，这件案了不了了之。”

律师张大了咀。

昆延把文件放到他面前，“这是清迈警方我记录，新局长廉洁，愿意与我方合作，很快提供资料，我方还知道，顾家辞退你母亲，你们一家生活陷入困境。”

马利泪流满面。

“跟着，你长大了，孩子最终会长大，无论他们在如何不完美的环境生长，他们总会成人，你到本市打工，忽然，你又看到了他。”

律师跳起来，“有这么巧？”

“正是，本市数百万户人家，那顾永硕，就住在你东家楼上，你怎么会见到他？原来，你的同乡好友李杏就在他家打工，他就算化灰你也认得他。”

马利看着昆督察，忽然说：“是。”

昆延也看着她，“但是，顾永硕却不认得你，这个禽兽，造成他人生命中如此大的创伤，却已浑忘受害人的模样。”

“是，他不再认得我。”

“这是复仇的好机会。”

马利平静的说：“你真能干，要是清迈的警察像你，就可沉冤得雪，我不必动手。”

律师这时大叫：“情有可原，从宽发落。”

昆延叹气说：“检察官很快会来，你与他说话。”

律师与马利轻轻说话，马利沉默。

昆延说：“她有帮凶。”

“什么？”

“不然，她怎么进入顾家？”

马利这时出声说话：“不，不管李杏的事，那日我俩自公园回来，我们先回沈家，我推说不舒服，回房休息，我自后门到顾家进屋报仇，李杏一无所知，十厦只有在两个出口装有录影机，无人知我行动。”

检察官到了。

昆延对他们说：“你们好好谈。”

昆延走到另一间询问室去。

李杏一动不动坐着。

昆延也不与她招呼，轻轻地像自言自语：“你从小认识马利，你是她好同学。”

李杏不出声。

“你同情她的遭遇。”

李杏一声不响。

“当你知道，顾永硕就是那只畜牲的时候，你把握了机会，趁屋里没有人，你通知马利入屋报仇，是不是？”

李杏像石像，似听不到问话。

“你与马利的友谊自小时候开始，你俩必须守望相助。”

李杏低下头。

她不说话，她不招认，警方无法起诉她。

“是你开门给马利的吧最。”

她摇头。

“这么说，是马利自己去顾宅按铃？”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沈家看孩子。”

昆延说：“可惜孩子太小，还不会说话，否则，或可以有证人。”

李杏忽然笑。

“你们都算准了。”

李杏无话。

昆延说：“你的好朋友并没有把你招供出来。”

李杏忽然问：“马利会怎样？”

“二级谋杀，十五年刑期，不得保释。”

“不，是自卫杀人，他认出了她，他恐吓她，如果她不从，他会揭发她，把她赶回家乡。”

“这也是一个说法，看检察官怎样办。”

“自卫，无罪释放，那人罪有应得。”

“陪审团如这样判决，我无异议。”

“那人在清迈恃着有财有势，专门欺凌弱女，有人甚至因受辱自尽。”

昆延孜叹口气。

“官商勾结，无法无天，他应有此报。”

昆延打开了询问室门，“你走吧。”

连李杏都意外，“什么，我可以走？”
“是，你一切不知情，回去吧。”
李杏呆住，渐渐她回过意来，“你——”
“别说话，快出去，好好照顾你的朋友。”
李杏飞快离开警署。
无论马利的判决如何，都需要李杏看顾。
检察官与昆延在走廊相遇。
她脸色凝重。
“可要派人赴清迈？”
她点点头。
“自卫？”
“我方需要详细调查。”
昆延点点头。
案子结束，但是为什么她没有一丝喜悦？

# 《羊皮》

正文：

桂玉对安怡说：“这是浴缸‘开与关’案件。”

桂玉是谋杀组督察，安怡是助理检察官。

安说：“我们去与文希谈谈，她是法医，看她有什么说话。”

三名年轻女子，做这种传统男性工作，不但胜任，而且成绩斐然，真有点奇怪。

社会转型，从前一个家庭通常五六名子女，三男女，或是四男一女，女孩做不得事要紧，有父兄叔怕撑着。

这一代想法不同，女性迟婚，且不愿生育，最多一两名，多数是独生儿，女子不做工，社会人力资源不足，故此自小都当男孩那般培训，她们也不负所望，渐渐身居要职。

这三个年轻女子便是代表。

她们两人找到了法医官文希。

文希正在办公室吃年餐。

桂玉笑：“也只有法医才吃得下。”

文希收拾桌面恐怖照片及杂物。

“有什么话说？”

“名媛周世芬谋杀案。”

文希找到报告：“头骨遭重击破碎，简单明瞭。”

“细节呢？”

“凶手在背后袭击，据鑑证科报告：此人用左手，强壮，约五呎十一吋高，凶器在现场寻获，是一支高尔夫球杆，无指纹。”

安怡嗯地一声。

文希问：“警方不是已逮捕疑凶？”

“是，周世芬的男女姚智，此人无业，过去三五年都在中年名媛身边兜兜转，很有办法，生活豪华，在周女士处得到不少好处：住宅、车子，还有股票等投资。”

“为何杀死老板？”

“周女士必然决定与他分手。”

“那也不至于要杀人。”

“我们猜测是谈判失败，一时失手。”

“这姚智认罪吗？”

“他不认罪。”

“证据那样确凿，他走不脱。”

文希笑：“两位小心点好。”

桂玉说：“管家看见他晚上十时踏进周宅，与周女士商谈一些事务，管家十时三十分离开周宅返家，翌晨九时回到周宅发现凶案，周女士死亡时间约凌晨一时。”

安怡补一句：“姚智惯用左手，身高五呎十一。”

文希笑：“我两个表弟也是左撇子。”

“姚某的律师也这么说，可是，只得姚某有动机。”

“那是什么？”

“周女士本来已签署文件，将商业区皇甫大厦拨至姚智名下，作为礼物，她忽然反悔，要求律师取消文件，他们当晚谈判，就为这件事。”

文希忽然问：“文件此刻仍然有效？”

“是，姚先生今日是个非常有钱的人。”

“你们说得对，案情简单。”

桂玉忽然问：“该幢皇甫大厦市值多少？”

“七亿。”

文希跳起来：“哗，结交男友竟需付出如此昂贵代价！”

“连生命在内。”

“怪不得我们找不到男伴。”

“姚某长相如何？”

“一流！高大英俊，身段硕健，具有男子气慨，谈吐斯文，完全看不出是坏人。”

“披羊皮的狼。”

安怡说：“日本人有只玩具，叫咩咩生，是一只绵羊，披着狼皮，非常有趣。”

文希道：“我只要想到八年抗战，便觉无趣。”

“难怪你没有男朋友。”

这时，桂督察的手提电话响起来。察的手提电话响起来。

她听了一会，脸色变得慎重。脸色变得慎重。

“什么事？”

桂玉说：“我要回派出所，周世芬案突然多出一个控方证人。”

“谁？”

“姚智的前妻，她说事发当晚，姚智与他在一起。”

“不可思议。”

“我要去见一见她。”

桂玉立刻会见助手，去见那名控方证人。

她叫王仪，由律师陪同，与桂督察见面。

王仪出示文件，证明她是姚智前妻，五年前与他分手，两人婚姻维持一年多。

她说：“我们一直有联系，彼此仍然是朋友。”

桂玉看着她。

这是一个有时间及金钱不停修饰自己的女人。

她全身打扮得时髦漂亮却又维持个人风格，白衬衫上珍珠项链，毫不夸张。

王仪是美人。

“王女士有职业吗？”

“我是模特儿，最近比较清闲，洗头水广告及女性卫生用品都找十七、八岁少女示范，其实，我们才是消费至大一群，广告商是不有点误解？”

“事发当晚，你说姚智和你在一起。”

“是，他十一点到我家，天亮，吃了早餐才走。”

桂开闲闲问：“早餐吃什么？”

“煎小牛肝烤蕃茄、麵包、咖啡。”

“为何到今日才来作证？”

“没想到警方会起诉一个无辜的人。”

“他有无对你说，他将拥有市值七亿的皇甫大厦？”

王女士的律师抗议说：“桂督察，我当事人毋须回答这些问题。”

“没关系！”王仪说：“我可以回答！我不知道有那样的事，我自己也很有钱。”

王仪由律师陪同离去。

桂玉同手下说：“去调查一下。”

下午，助手回来报告。

“王仪生活侈华，负债累累。”

桂玉微微笑：“这证人不可靠。”

“她一直与姚智藕断丝连，姚不时接济她，她也另外有户头，两人均不务正业。”

桂玉喃喃说：“污秽的灵魂，装载在美丽的躯壳内。”

“正是，陪审团自有分数。”

“还找到什么消息？”

“王仪是个非常妒忌的女子，曾与周世芬冲突，她当众掌掴肚世芬。”

桂玉一怔：“你怎么知道那样精采的事？”

“警方电脑记录，周世芬不忿报案，三日后又销案。”

“呵，她们认识对方。”

“案情开始複杂。”

桂玉摇头说：“疑凶仍然只有一人。”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金钱不是一切？”

“不，用钱要小心。”

她们两人笑了。

助理检察官安怡见到疑犯姚智，对他说：“你的前妻愿做你的时间证人。”

姚智不置信，“她有那么好心？谢天谢地。”

“她的可信程度不高。”

“我当晚的确与她在一起，第二早才走。”

“吃过早餐？”

“她亲手做煎蕃茄牛肝给我吃，我还笑语她想毒死我。”

“你与她有说有笑，可是想重修旧好？”

“她毒恨我。”

“那么，你又到她家中过夜？”

姚智瞪着安怡，忽然笑了，“警方的工夫不足，你们不知道我与她有一对孪生女？我是为着孩子的缘故才与她合作。”

安怡马上向桂玉督察看，她俩脸红。

竟没调查出来。

私底下安怡抱怨：“你手下怎么办的事？我不想有更多意外。”

桂玉立刻承担过失，回到警署，连同手下，重新调查。

“那王仪一共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已经十岁，是混血儿，姓布朗，一对孪生女姓姚，这是她们出生证明书副本，布朗是英国人，早已回国，五年内并没有入境证明。”

“这次可调查清楚了。”

“她现在的男伴是谁？”

“没有固定男友，我们跟足她一天，只见她到美容院、购物、喝下午茶，并且，替大女儿办寄宿留学等手续。”

“呵，忽然有钱。”

“这是王仪银存款纪录，上星期一，有人存入一百万元。”

“一天之后，她站出来做时间证人。”

“存款来源？”

“姚智的户口。”

“做得好。”

助手汗颜。

“案件下月初开审，你宜接向安怡报告吧。”

这时，桂玉也觉得事情不简单，她疑心一些事，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事。

桂玉手头是不止一件案子。

接着，她处理了纵火、虐儿、帮会寻仇等几宗大案。

姚智案开庭，桂玉抽空旁听。

只见他穿着考究西服，神色忧郁，彬彬有礼，怎么看都不像坏人，他是那种女人孩子会叫他带路的人。

披着羊皮的狼。

轮到王仪作证。

她宣过誓，冷冷看着被告。

检控官开始发问。

“姚智是你前夫？”

“正确。”

“案发当晚，他在你家？”

“是，直到早上才走。”

“这是你银行在款单，姚智在你户口存入一百万元，这是你出庭为他作证的原因？”

“当晚他确在我家。”

“你们感情不算好，是抑或否？”

“他四处留情，欺骗女性感情，不识好歹。”

检察官大为惊异，“你不为他辩护？”

王仪然含泪惺惺地说：“我毁在这个人手上，我带着三个孩子，不得不听他摆布。”

庭上众人议论纷纷。

桂玉大讶。

这是控方证人？她不但没帮姚智，倒是反咬他一口。

“你收取他一百万元现款，受贿为他做时间证人？”

“我一家四口需要生活。”

“你生活奢华，欠债累累，可是事实？”

王仪歇斯底里地说：“我是人，我也是人。”

“回答问题。”

王仪失声痛哭，“不，当晚他不在我家，我不知他在何处，他做过什么事，与我无关，我恨他，我不会再帮他掩饰。”

庭上一阵纷乱。

法官召两名律师上前。

她责备问：“这是什么闹剧？”

安怡脸色铁青：“证人反口。”

控方律师得意洋洋说：“我方要求退庭休息。”

安怡大怒。

她在办公室与桂玉哭丧着脸不出声。

上司走进来，轻轻说：“年纪轻经验浅，吃了亏可是。”

安怡说：“我颜面不要紧，陪审员怎么想？”

上司说：“王仪收取百万大元做时间证人，本来一点也不可信，陪审员心中有数。”

桂玉说：“可是现在她大吵大闹，痛斥前夫，语无论次，分明要陷害他，陪审员反而相信姚智当晚的确在她家过夜。”

“三个小孩却又不能作证。”

“怎么说？”

“孩子们说当晚早睡，没见过姚智，但是大女儿说半夜醒来，听到音乐声。”

“那不表示什么。”

“佣人呢，佣人看到什么？”

“佣人放假。”

桂玉忿忿不平，“我深信姚智是杀人凶手，谋财害命。”

安怡说：“嗯，他俩计划周详。”

桂玉在电光火石之间也明白了。

“是，一早算计到控方证人反口，造成陪审员疑惑，一有怀疑，即不能判罪。”

三人长叹一声。

“失策。”

“不应找王仪作证。”

“不可能不召王仪作证，关键在此。”

安怡与桂玉颓然。

上司也吁出一口气，“且听陪审员如何判决。”

第二天，姚智对陪审这样说：“我们分手之后，因为孩子缘故，一直保持来往，她性喜挥霍，我也尽量帮她，那一百万元，是给予大女往英国寄宿费用，校方要求预付整年开销，我也设法满足她，当晚，我在沙发上留宿，翌晨，她还招呼我吃早餐，警方起诉我之后，她突然自愿做我时间证人，今日，又陷害我。”

忽然之间，姚智竟成为受害人。

桂玉气炸了肺。

安怡无话可说。。

审判时间结束，陪审员退庭商议。

桂玉在走廊碰见王仪，她正在补粉。

桂玉忍不住轻轻说：“好戏。”

王仪佯装听不见，嫣然一笑。

安怡拉走桂玉。

她们到酒吧喝上一杯解闷，却愈喝愈闷。

这时看到姚智的律师走近，她也叫一瓶啤酒。

安怡讽刺说：“为虎作伥。”

“警方证据不足，胡乱指控。”

桂玉大怒，想扑向前，又被安怡拉住。

她们只得离开酒馆。

两日两夜之后，有结果了。

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裁决，只得解散，案件必须订期重审，疑凶保释外出。

桂玉私下同助手说：“我替周世芬不值。”

助手不语。

“记住，慎交男朋友。”

大家都很唏嘘。

可是，桂玉并没有放松这件案，她用私人时间，盯着王仪与姚智两人。

她们非常谨慎，并不见面。

姚智每日健身、跑步、逛街，不久又有了女伴。

他真有一手，女性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勇气可嘉。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继承了皇甫大厦。

官司未清，他不能变卖资产，但是他频频与律师商治，不知想做些什么。

桂玉耐心看牢他。

新女伴年纪很轻，衣着朴素，一脸天真，与他从前的伴侣不同类别。

这人，究竟搞什么鬼？

桂玉问助手：“王仪有什么举止？”

“豪赌，时时在赌场三数日不回。”

“谁照顾孩子？”

“保姆看位两个小的，大女已往外国寄宿。”

“本钱看情形何来？”

“那百万现金已去得七七八八。”

“重审排在什么时候？”

“明年一月。”

“安怡觉得有无胜算？”

“安怡气馁，已和上司说明不接此案。”

“由谁负责？”

“一位杨先生。”

桂至侧起头，“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好戏快要上演，毋须再待陪审员判决。”

助手苦笑：“我们不是已经欣赏过那场戏了吗？”

桂玉说：“那不算。”

“是否继续跟踪？”助手希望多些时间休息。

“我自己来好了，你不必理会了。”

助手问：“你想找什么证据？”

“我不知道。”

助手不好说什么。

警务人员，最忌做得上身上心，忘记这是一份工作，那样，很快会得燃烧怠尽。

一个月过去，姚与王各管各生活，一切平静。

也许，太静寂了，像是颱风中的风眼。

连桂玉都对自己说：“算了，已经尽力！都找不新的证据，回家喝杯热可可早点休息吧。”

那一夜，天气非常的冷，桂玉坐在小车子里搓搓手，正想放弃，忽然看到王仪的车子驶出。

去什么地方？桂玉立刻静静尾随。

车子驶近一间小戏院，她停好车，走到票房，买了一张票，独自进戏院看戏。

桂玉看看戏码，上演的是午夜场电影爱情片《说一声你爱我》。

桂玉也买张票，坐在戏院最远一角。

她看到王仪坐在近出口处，专注看戏。

半小时过去，桂玉累得慌，掩嘴打呵欠。

就在这个时候，王仪身边忽然多了一个人，他们是一早约好的，那人是姚智，在黑暗中，都显得高大英俊，错不了。

他们秘密约会。

桂玉的渴睡虫全部赶跑，她全神灌注看银幕下好戏。

只见两人喁喁细语，几乎脸贴脸。

王仪憎恨前夫？不见得，可是，掌握到这一份证据又怎么办呢，他俩本来有亲密关系，最多投诉姚骚扰证人。

慢着，气氛骤变。

他们像是低声吵了起来。吵了起来。

戏院里只得数十人，声音虽低，桂玉还是听见姚智说："你镇定一点"，而王仪则怪责："你妄想"。

有一个观众"嘘"地一声。

王仪站起来，急促离开戏院。

姚智并没有追上去。

桂玉立刻决定撇下男方，跟随王仪。

只见她气沖沖找到车子，直接驶回家去。

已经午夜，桂玉推算她不会再次外出，于是回到派出所去，一个人坐着沉思。

他们两个好像一直没有分开过，气味相投，又有一对女儿。

但是，今晚终于重要决裂，为的是什么？

桂玉笑了，这一对男女，当然是为钱，世上除出金钱，没有什么更加吸引。

那笔钜款，原本属于周世芬，他俩争执，肯定是因为分赃不匀。

天亮了，助手回派出所，看到桂玉一个呆思，不禁叹口气："桂玉，我找你呢，你没开无线电话。"

"什么事？"

"我有一个朋友在在刘关张律师楼工作，他告诉我，姚智打算把皇甫大厦转名。"

桂玉跳来，"他可以那样做吗？"

"律师帮他钻缝子，这一段时间内，他们是清白身，转名，并无利益。"

"转给谁？"桂玉睁大双眼。"桂玉睁大双眼。

"我天大面子取得文件副本。取得文件副本。"

助手把文件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

那个冒险泄密的小律师一定是助手的追求者。

“乙方是一个叫路绮的年轻女子，他们见过她与姚智出双入对。”

“交给她？他不怕她走脱？”

“他俩打算结婚。”

“这条路一定有高明的律师教他。”

这么说来，王仪光火，百分之百有充份理由。

“啊，精采。”

“桂玉，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的奸计。”

桂玉说：“把安怡找来商议，快。”

安怡来了。

“有什么新证据？”

桂玉正想说话，电话铃响起。

助手过去一听，脸上变色，在桂玉耳边说了几句话，桂玉睁大双眼。

“安怡，一起出发。”

这是一个她们都熟悉的地址。

这是王仪的住宅。

当值警察与法医比她们早到，已在办事。

只见保姆紧紧抱着一对小女孩坐在一角哭泣。

桂玉脱口问：“人呢？”

警察答：“楼上。”

她们吸进一口气，轻轻往楼上走。

法医文有迎出来，低声说：“死者在背后受到高尔夫球棒袭击，头骨破裂，同周世芬一模一样。”

桂玉喃喃说：“天网恢恢。”

法医点头。

“凶手呢？”

“凶手坐在房中发呆，动不动，并没有逃跑意围，保姆今晨来上班，发觉他们俩人。”

桂玉说：“慢着，姚与王二人，谁是凶手？”

“你进房去一看便知道”

桂玉走进寝室。

只见伏在地上已无生命迹象的是姚智，他头部已被血液浆住，看不清五官。

王仪坐在床沿，一声不响，神色平静。

桂督察过去蹲下：“是你做的？”

她抬起头来，“不错，他要出卖我，我对他不客气。”

“你要他的命。”

“是，我实在气不过，十年纠缠，我竟一无所得。”

“他可是杀害周世芬的凶手？”

“周世芬要收回礼物，他一怒之下，计划谋杀。”

“你的证供，经过详细策划吧。”

王仪哼一声，“可惜陪审团未能一致同意他无罪。”

警察过来逮捕王仪。

王仪喃喃说：“他要结婚，他要设法把财产全部转入另一人名下。”

桂玉与助手不出声，她俩觉得寒毛竖起。

警察把王仪带出去。

她却还在嚷：“他只认识她几个月！”

一地鲜血，已转为铁锈色，触鼻腥臭。

安怡说：“走吧。”

助手轻轻说：“真没想到复审来得这么快。”

## 《苏醒》

贫民区，深夜，路上还有人喧哗，掷啤酒罐，大声咒骂。

这时，一幢旧房间一扇窗子忽然打开，一团身形飞下来。

触地轰地一声。

那几个不良少年先是一呆，静下来，忍不住慢慢走向前，在路灯下看究竟是什么堕楼。

看清楚了，他们惨叫起来，只见地上血肉模糊，躺着两个人，四肢扭曲，像摔坏的玩具。

他们立刻拔脚飞奔。

警车尖锐呼声渐渐接近。

王子才督察第一时间赶到。

她精神 、冷静 、衣着整齐，不似半夜被人叫醒，助手们暗暗佩服。

她抬头看向六楼窗户，已有同事在楼上出事单位工作，向她招手。

法医走近说："一共二人坠楼，一人获救，一人死亡。"

"可是一男一女？"

"不，两名均是女性，看样子是一对母女，那小女孩只有五岁左右。"

王督察不出声，但是她听到自己心中叹息。

"那年轻母亲尚有气息，已经送到医院急救。"

王督察步行到六楼。

梯间肮脏黝暗，有一股霉味。

助手伸手招呼，"这里。"

现场是一个狭小单位，凌乱不堪，没有家具，地上只有两只睡袋，厨房放着罐头及即食麵。

很明显，下一步，母女可能要睡到街上去。

是因为贫病交逼而自杀？

鑑证科工作人员说：“王督导，看，地下有男性足印，直逼近窗框，可能有人逼她们母女跳楼，令人发指。”

地上还布一只玩得脏旧的洋娃娃，丢在一角。

“这里有身份证明文件，母二十八岁，名邓宝玉，女五岁，邓小玉。”

王督察轻轻说：“调查她丈夫、男友、债主身份。”

助手立刻答应。

“我去医院问话。”

急症室人员都认识她，“这边，王督察。”

主诊医生说：“邓宝玉重伤昏迷，可能永远不会苏醒。”

王子才点点头。

麻木了？不，她仍然为事主悲忿，她永远不会习惯。

她走近病床。

邓宝玉身上接普许多仪器管于，可是这时她的脸容却异常平静清丽。

助手在门外等王督察。

“邓女士是警方熟悉人物，有偷窃伤人及贩毒记者录，她与家人失散，无亲无故。”

子才不出声。

“在这个大城市里，贫女生病、发疯、死亡，都是平常事，谁去理会，亲友争相走避还来不及，邓氏母女没有收入，也未有申请救援金，不知如何生活，我们已经找到她的房东。”

这时，天已经亮了。

房东是一位老太太，由律师陪同到警署。

律师说：“小单位租出去已有半年，欠租却三个月，老太太心地心良，不忍心逼走她们母女，任由她拖欠租金，没想到发生此事。”

无可疑之处。

“来租房子时，邓女士可有男伴陪同？”

“由一个年轻男子代付按金及租金。”

“谢谢你们与警方合作。”

老太太忽然叹气，“可怜，孩子才五岁，十分乖巧。”

他们离开警署。

租金收据上名字是胡荣兴。地址是一间咖啡店。

王督察与助手找上门去。

咖啡店叫乐融融，生意很好，挤满吃早餐的客人，咖啡极香。

他们表明身份，要找胡荣兴。

老板一怔，“阿兴是我内弟，他在后边洗碗，我去叫他出来。”

阿兴是一个粗眉大眼的年轻人，蹲在天井一角洗碗，双手粗大红肿，干苦工的人有个样子。

他抬起头来，擦擦手。

他姐夫问：“阿兴，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事？”

警方说明来意：“请到警署接受有关邓宝玉堕楼问话。”

胡荣兴低头不语。

他姐姐急急出柩，“阿兴，警察来做什么？”

他回答：“我去去就回。”

在派出所里，他有问必答。

鑑证科人员套取他的足印，与现场足印比较，立刻有答案：“是这个人，这双鞋。”

“胡荣兴，你与邓宝玉是什么关系！”

“朋友，我经常进出她家。”

“你好似不觉意外。”

“我看清晨新闻知道她们母女跳楼的事。”

“凌晨二时三十分，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家里喝啤酒发脾气摔东西，吵醒姐姐一家人，捱了一顿骂。”

他有人证。

“你上次见邓宝玉是什么时候？”

“昨日中午，她约我到她家去，向我借钱，说要带小玉回乡暂避债主，我手头不便，答应过两日筹给她。”

“她的债主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你替她租房子，伙俩关系不浅。”

“我没有替她出钱，她有固定地址职业，房子不愿出租，由我帮她出头。”

王督察看着年轻人，“你怎么认识邓宝玉？”

“她以前常来喝咖啡，我同情她母女，店里有剩余糕点，时时送去给她。”

他那样坦率，出乎警方意料。

王督察知道这是他伤心过度的表现，他已不在乎别人看法。

“你喜欢邓宝玉？”

年轻人点点头，“我想去医院探访她。”

“稍后我们可以为你安排。”

年轻人接着说：“我建议由我照顾她们，她只是笑，她似在等更好机会。”

助手回来对王督察说：“去查问过他姐夫 、及一名女佣，都证明案发当时胡荣兴的确在家。”

“那三个孩子几岁？”

“分别十五岁 、十岁及五岁，无可疑。”

“我们陪胡先生到医院去。”

胡荣兴看见病人，默默流泪。

助手轻轻说：“他倒是没有阶级年龄身份观念。”

王子才点点头，可惜邓宝玉对他毫无信心，他还是个大孩子。

王督察让他离去。

回到派出所，王子才做了一个时间表：中午，胡荣兴见过邓宝玉，求爱，被拒，凌晨二时三十分，邓母女堕楼，当中一段时间，发生过什么事？

子才决定去喝咖啡。

没想到乐融融生意那么好，下午茶也满坐。

小店似有魅力，一推开玻璃门，便闻到食物香气，很普通我牛油麵包都十分吸引。

王督察吃得很满意。

没多久，她看到一个十岁左右女孩子帮着擦桌子。

她抹得很仔细，一先一后用一条毛巾，所以每张桌子都光亮乾净。

王督察笑问："你是老二吗，舅舅呢？"

小女孩以为是舅舅朋友，"他不舒服，在楼上休息。"

"昨天晚上，舅舅发脾气？"

"他同妈妈吵架。"

"吵什么？"

"妈妈不喜欢他的女朋友，你也是他女友？"

"舅舅一直没出去？"

"他蒙着头痛哭，后来睡着，你是舅舅另一女朋友？"

王督察微笑，"你是好孩子。"

只见小女孩忙着端咖啡给客人，她手脚磊落，很明显已是熟手，做童工已有一段时候。

"你不用上学？"

这时一把声音接上来："唷，是王督察，二妹，快给客人混咖啡，二妹读上午班，下午帮我，她姐，读下午班，上午帮手，小店没能力多请伙计，可是王督察请放心，她俩都有书读，成绩还不错呢，二妹，你考第三名可是？"

子才感慨，陋室多明娟，英雄莫论出身，人要自己争气。

世事十分公平，由豪华房南载送上学，三个补习老师那种学生未必成才。

二妹的母亲说："王督察有什么话同我讲好了。"

她也没有时间，要替人客结账。

子才一低头，看到老板娘的鞋子。

鞋子式样 、尺寸，同胡荣兴的一模一样。

“啊，”老板娘很机灵，“这双鞋子真丑可是，但扎实，经穿，防滑鞋底在厨房进出十分安全，我们全穿这个。”

王督察想付账。

“我们请客，有空再来。”

老板娘送她出门。

子才回到派出所，一边做笔记一边思考。

这时，助手匆匆过来说：“王督察，医院来电：邓宝玉苏醒了。”

王子才督察取过上衣便说：“我们去问话。”

子才有点兴奋，事情很快会有答案！

她俩扑进病房，本来想连珠发炮般问问题，查个水落可石出，可是主诊医生对着她们摇头。

王督察问：“还未可以问话？”

医生答：“你尽管问个够，可是，她连自己姓名都不记得，病人已完全失去记忆。”

王督察张大咀，又合拢，她轻轻走到病人身边，凝视她。

病人木无表情，睁着大眼睛，空洞地看着他们乾焦急。

王子才这样做无异有点残酷，但她想知道病人是否百份百失忆，她这样问：“邓宝玉，你可知道女儿小玉的下落？”

可是病人一脸茫然，“女儿，谁的女儿？”

王督察立刻知道她的情况决非假装，不禁颓然。

医生过来说：“她的情况如有改变，我们会立刻通知你。”

王督察徒呼嗬嗬。

只听得助手低声说：“他来了，我们立刻可以知道他是否凶手。”

抬头一看，是气急败坏的胡荣兴。

“你通知他？”

青出于蓝的助手点点头。

“做得好。”王督察讚赏她。

只见胡荣兴蹲到病人身边，声音颤抖，“宝玉，让我保护你们母女，不要再推辞。”

他伏在床沿呜咽。

邓宝玉说得对，他只是个感情冲动的大孩子，但是，他对她真挚多情，并且，他不是凶手。

助手在子才耳畔说：“不是他。”

子才点点头

可是，邓宝玉已不认识他，在她眼中，他只曷一个哭泣的陌生男子，她害怕，露出徬徨的神色，缩到一角。

看护把胡荣兴拉开。

子才带他到走廊，拍他肩膀。

他说：“这世界对她不公平，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还落得这种下场。”

王子才轻轻问：“你姐夫姐姐不喜欢她？”

“没人喜欢她，她是寡妇，又带着孩子，没有正职，他们都怀疑她是舞女，或是伴酒女，姐姐当她蛇蝎，她来乐融融，她赶她走。”

“所以你同姐姐吵起来。”

“是我不好，姐姐与姐夫都很爱我，父母去世后，一直由他们照顾我。”

“你们一家都是好人。”

“宝玉出院后会去何处？”

“她没有家人，只得送疗养院。”

胡荣兴不发一言，用双手掩住面孔。

王子才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昨晚，你与姐姐吵架，你蒙头大睡，你姐姐可有外出？”

他答：“我不知道。”

他站起来离去。

助手走近：“鑑证科来电，他们验到足印上含有油腻，经过化验，证实是猪油。”

“厨房还有猪油，多不健康。”

“也许是成功因素，猪油实在够香。”

子才的手提电话响起，她一听，连声说好，然后对助手说：“我们到社会福利署去见刘太太。”

刘太太看到警方人员十分无奈：

“我一个人做八十多个案子，邓宝玉不是不爱女儿，但是年轻的她有许多问题，她酗酒吸毒，太多男友，收入全无定时，不做家务，孩子吃麵包度日，我再三警告她，如果她不改变生活方式，我唯有代政府带走小玉，送到领养家庭。”

王子才凝视这个中年女子，“你恐吓她？”

刘太太辩说：“我否认那样做，我的语气也许稍微严厉，但是我没有恐吓的意思。”

“邓宝玉情绪不稳，她六亲无靠，听到你要带走她的女儿，她怎么说？”

刘太太甚为沮丧，“她说她情愿与女儿一起死。”

王子才霍一声站起来。

“她每次都有这样激烈反应，可是她从来不改。”

王督察厉声问：“事发当日，你去见过邓宝玉？”

“是，下午三时，我身为社署人员，我完全按指示办事，我同她说：我再也没有选择，我唯有安排把小玉带走。”

王子才瞪着她。

刘太太抬高声音：“王督察，我手上有百个如此个案！”

王子才低下头，酸涩地说：“看样子，这完全是社会的错。”

刘太太叹口气，“我亦看够受够，我将申请提早退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一任绝不会比我做更好。”

王子才不再说什么，她与助手离去。

她对助手说：“晚了，回去休息吧。”

“王督察你呢？”

“我回派出所写笔记。”

“我跟你走。”

她们两人回到办公室，也不觉疲倦。

“事发当日，原来有那么多人见过邓宝玉。”

“谁是凶手？”

“社会。”

王子才苦笑不已。

“可能，也要怪责自身吧，许多单身母亲，都挣扎活命。”

“我不想论断人，各人情况不同。”

助手说：“胡荣兴的鞋底只有去污剂，没有猪油，足印属于另一人，呼之欲出。”

“是，那人至今没有现身。”

“他是凶手吗？”

“极大可能。”

“我们明天才去找他。”

王子才哪里睡得好，她辗转反侧，整晚耳鸣心跳，天一亮，她有种释放的感觉，立刻跳起来，约好助手，到乐融融咖啡室去。

在后巷，她找到店主一家。

真没想到那么香味食物在如此肮脏环境烹调出来：到处是污水 、垃圾 、蟑螂 、老鼠，还有许多猪油渣。

助手吃惊，“单凭卫生情况不合条例就可以逮捕他们。”

可是她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王督察走近，“胡女士，请你到警署接受问话。”

老板娘脸色突变，“我没有伤害任何人。”

胡荣兴挡在姐姐面前，“警方为什么不放过我们？我姐姐不会杀人。”

王督察看牢他，“你也可以一起来。”

老板娘很勇敢，“你们两个男人看着店铺，王督察很公道，她不会冤枉无辜市民。”

“说得好。”

老板慌张，“我妻子心肠最好——”

助手说：“我们明白。”

老板娘十分合作。

“我不需要律师，我无罪，我的确在事发当晚到过邓宝玉家，我恳求她离开我兄弟，阿兴是大好青年，是她带坏了他，自从结识她以后，阿兴无心工作，老是送钱给她。”

“你几点钟到邓家？”

“我与阿兴吵了一架，心有不忿，我俩一向友爱，若非有人离间，他不会与我争执，晚上十时多，我忍不住与她理论。”

“你看到什么？”

“阿兴明知那女子吸毒，又是妓女，为什么放不下？”

“感情是难以解释的一件事。”

“这是交上了魔鬼运。”

“你看到什么？”

“她来开门，见到是我，已知来意，出乎意料之外，她一口答应以后不见阿兴，我还怕她是敷衍我，她叫我放心。”

王督察点点头。

“真也好，假又好，她愿意合作，我便离去，没想到凌晨发生那样的事。”

“请举起脚来。”

果然，老板鞋底黏着一大团猪肉渣，至今尚未脱落，鑑证科人员立刻前来工作。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出？”

“有，整家人知我十点左右出去，十一回来。”

“当初为什么不对警方坦白？”

“害怕受嫌。”

“当晚，家里只有邓宝玉一个人？”

老板娘叹口气，“不，还有那五岁孩子，与我小女同龄，可怜的她混身颤抖，问妈妈是否有人来把她带走‘我不去，我不去’，她像只老鼠那样吱吱叫，一边乱转，她身上全是红斑，皮肤溃烂，看了令人不安，我见目的达到，便匆匆离去。”

王督察的汗毛竖起。

老板娘低头，“我不该上门理论，我愿意接受处罚。”

王督察说：“你没错。”

“那么，我可以走了？”

“回店里去吧。”

助手在旁加一句：“别再用猪油，还有，注意卫生。”

“是，是。”

走到门口，老板娘忽然弔回来说：“那可怜的孩子，当时她们母女紧紧相拥，她对女儿说：‘我们母女永不分离，妈妈会保护你。’”

王督察一怔。

证人离去之后，办公室里一片静寂。

王督察与助手面面相觑。

子才先开口：“会不会是——”

“邓宝玉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有药瘾酒瘾的她情绪本来不稳，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诸多打击之下，自寻短危，她抱紧孩子，自六楼一跃而下。”

“证据呢，没有留言，没有遗书。”

两人嗟叹不已。

这时秘书匆匆走近，“医院来电，邓宝玉情况急转直下。”

王子才取了外套就赶出去，助手急急跟在身后。

到达医院，主诊医生对她们说：“病人油尽灯枯。”

子才鼻子一酸。

她趋近邓宝玉。

邓宝玉忽然问她：“你是谁？”

“我是王子才督察。”

“小玉呢？”

子才一愣，病危之际，邓宝玉恢复了记忆。

只听见她喃喃说：“轰一声，我俩身体着地，小玉怎样？”

子才没有回答，她轻轻问：“当晚，发生什么事？”

“他们要带走小玉，送到别人家去，任人鱼肉。”

邓宝玉不住喘息。

医生走近。

子才央求地向医生摆手示意。

邓宝玉挣扎着说下去："我也是个孤儿，世上最可怜的是孤儿，小玉不能去那种地方，我会保护她，我决定与她一起跳下去。"

她长长吁出一口气。

"你与女儿一起自六楼窗口跳下？"

邓宝玉点点头，"我是凶手。"

助手忍不住，"你为什么带着孩子自杀？"

"我们走投无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

医生走近干涉，"两位——"

此刻真不是说人生道理的时候。

"没有人行凶推你出窗口？"

"是我自己软弱，害了孩子。"

子才叹气。

邓宝玉逼切地问："小玉呢？"

子才说："她已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我放心了。"

她气息渐渐弱下去，像是极之疲倦，终于，她动也不动了。

子才在心中说：去，去找你的女儿，母女紧紧手牵手，再也不要分离。

他俩心酸地离开医院，天下微雨，谁也没想过打伞。

助手气忿："这是什么样的世界，适者生存，弱肉强食。"

子才接上去："自幼在学校竞争，分为甲乙丙三级学生，力争上游，稍一不慎，即受淘汰，我是个年年考第一的学生，可是我对考试制度彻底憎厌。"

"社会更是吃人怪兽，一倒下来，万人践踏。"

母女被生活吞吃掉，无影无踪，谁还会记得她俩。

连胡荣兴都没有再出现。

王子才也没有时间为她们悲切太久，她的手提电话响了。

同事这样说：“王督察，东湾十三街发生命案，法医已赶往现场，初步报告，一死一伤，列为自杀及凶杀。”

“明白，我们立即去调查。”

惨案天天发生，巡回演出，又轮到另一宗。

## 《度假》

王太太对表妹抱怨："市道刚有点上升，正是找工作好时机，她却一声不响去了欧洲，牧之这孩子到底想些什么，我猜都猜不着，还说什么知女莫若母，唉！"

做阿姨的只得这么劝说："孩子们只要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任得他们去吧！"

王太太说："讲起他们都烦，来，我同你喝茶逛街去，我们都该松一松。"

叫母亲烦恼的王牧之去了何处？

牧之在欧洲。

三个月前男友松科约她喝茶，忽然对她说："牧之，我想我俩需要一段冷静期。"

牧之即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她顿时觉得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她静静打一个冷颤。

"这一向，我忙得不得了。"

牧之不出声，她眼睛看到远处去，她已听到传闻，松科与别人约会。

果然，他辗转提出分手。

"彼此可以用心工作，希望看到成效。"

他俩在一起已有年余，时时谈及婚嫁，这时，松科忽然决定上进，叫牧之说不出话来。

他的手提电响起，立刻藉词说："公司叫我回去开会，不送你回家。"

牧之这时才开口："不用客气，我还有事，你先走吧。"

他也不追究，"那么，牧之，再见。"

他迟疑着似还有说话，牧之已经替他接上去："你的杂物，我会叫人送回去给你。"

他像尴尬，但更如释重负，"谢谢你，牧之。"

他匆匆走了。

牧之很佩服自己，她喝完了咖啡才站起来。

牧之不知不觉走到智能书店，她常常到那里选购日本图书，牧之喜欢他们的漫格与爱尼米，即漫画与动画，一买大堆，松科时时取笑她拥有太多童心。

今日，她空手而回。

忽然看见一间旅行社，信步入内。

招待员道出："这位小姐，我们专办欧洲学团，你想去南欧还是北欧？"

牧之顺口问："你说呢？"

"有一个21日法国南部普旺仓烹饪班，住民居，学煮法国菜，还有绘画、雕塑等作班，请问你有无兴趣？"

牧之听见自己说："有，就是它好了。"她掏出信用咭付账。

"下星期一出发，王小姐，你用什么护照？"

牧之把护照给她。

就这样，她无所谓地出发到欧洲。

毕业后回家工作两年整，从未放过长假，有一段时间公司紧缩，牧之一人做三人工夫，一天忙十多小时，经济稍有起色，公司却把她裁出来。

今日，男友又说需要冷静，不如去旅游吧。

同母亲讲一声，牧之就出发了。

整个经济舱都挤满年轻人，牧之会心微笑，同她读书时期差不多。学生群整个夏天迁徙：观光、学习、恋爱、探亲……去到哪里都舒坦快活，因为年轻，不怕辛苦。

王牧之只比他们大几岁，心境已经不同。

她挽着一只大背囊在巴黎转飞机往马赛，再转火车到吐朗，差不多四十多小时行程，牧之累得麻痹。

火车上一路只见原野风景动人，一亩亩紫色薰衣草田，蓝天白云，原来伟大的印象派画家不过依美丽的大自然摹临了一次又一次。

吐朗市接近地中海，往东边走，就是蒙地卡罗。

火车站上，有一个16、7岁英俊少年举起纸牌，迎接人客。

“拉勃朗学校欢迎王小姐。”

牧之迎上去。

少年脸阳光，用法语说：“今年只得10个学生，大部份自美加来。”

他接过她的背囊，丢进货车，“我叫尚，请随我走。”

牧之心情欠佳，不大在乎，随少年上车。

“你是华人？”

“是，特地到贵国学习。”

“会说法语否？我的英文半桶水？”

“只会一点点，说得不好。”

牧之把头靠在车窗上休息。

小路崎岖，货车差些抛锚，牧之却不着急，她漫无目的，身上的衬衫及白裤已汗湿肮脏。

到了农舍，主人家迎出来。

拉勃朗先生教烹饪，太太教绘画写生，学生就住在后边宿舍，他们兼包简单三餐，每人派发一辆脚车做交通工具。

牧之年纪比其他学生大一点，但是东方人长得稚嫩，很难分辨岁数。

她被分派到一间小房间，木地板，古董床，窗帘是一幅极之美丽细致的纱边布，在阳光下掩着出碎碎图案。

牧之惆怅一会，她沐浴洗头，可是，室内没有热水，呵，到了乡间，随乡入俗。

窗口看出去，可见到一个小湖泊，同学们正在写生嬉水，笑语声动听悦耳：他们的金发闪闪光光。

牧之问自己：为什么单单我不快活？呵！我失恋了，她告诉自己。

牧之掩着胸口，倒在小床上。

远途跋跋的她累极入睡。

这一觉便睡到第二天天亮。

少年尚来看过她几次，她说：“你是唯一从东方来的客人，走少近万里路，爸妈说要特别优待。”

那天中午，她学到羊肉糕及酿蟹盖。

所有失恋的人都在学烹饪：在厨房浑忘一切，专心把莞茜切成末子，生姜磨碎，跟着老师研究肉类纹理，把食物当艺术。

一下子就傍晚。

同学们回转，正好享用牧之的制成品。

拉勃朗先生说：“牧之有天份，手指敏捷聪明，会有机会成为名厨。

稍后他们在户外唱法语民歌，牧之怕蚊子，静静走进屋内。

尚对她笑，道：“我从来没有华裔女友。”

“华女温柔忠诚，会是好女孩。”

“我也听说是，更加向往东方。”

拉勃朗太太叫牧之：“之之，到这边来写生。”

她点燃起蜡烛及线香，气氛宁静，在桌上放一大堆水果及玻璃瓶，随得学生自由发挥。

尚在她对面坐下，搁起双脚，翻阅画册。

在这里，他们不看电视，不玩电子游戏机，不吃快餐。

在乡间，人与人有更多时间交流。

半晌，拉勃朗太太探头进来说：“尚，帮手洗衣服。”

洗衣机在地下室，年轻人的衣服鞋袜统统有一股异味，到坐或打滚，裤子特别脏，需要多洗十分钟。

做了个多小时才做通，他们回来，好不感激，拥抱牧之。

拉勃朗太太笑说：“之，我们付酬劳给你。”

看，对别人一点点好，别人都感激，可是对一个男人尽心尽意，他却心不在焉，终于去找更好的。

早上醒来，牧之总会凝视那幅纱帘，阳光轻轻透过细致图案，照在她手臂上，她不舍得起床。

在这个乡间留下来不走，她不需要得多生活费，学法语，找工作，融入当地社会，索性不回去了。

牧之不禁揶揄自己：为感情失落而逃避异乡？没有这样懦弱的事，王牧之不是那样的人。

尚来敲门："之，我们今日到市集去，你喜欢古董市场吗？快起身。"

牧之喜出望外，立刻梳洗，一队人十来架脚踏车，朝市集出发。

他们不戴头盔，只戴窄边草帽，一路上聊天谈笑，无限畅意，牧之心情有明显转变。

尚靠在她旁边，给她递糖果水果。

途中他们在一个小广场休息，掬起喷泉中清水饮用。

尚偷看牧之。

牧之转过头去笑。

尚取出纸笑替喷泉旁的牧之写生。

他说："你有那样丰满的嘴唇。"

牧之又笑："人类的嘴唇都一样。"

尚指指脸颊，"让我试试是否相同。"

牧之不卑不亢地回答："可惜，华人的风俗不允许我如此轻率。"

尚做一个遗憾的表情。

市集就在广场不远之处。

他们先坐下喝咖啡吃新月面包当早餐。

乡镇习俗就是这样悠闲，无论天多么高地多么厚，风云变色抑或太平盛世，他们照样坐在那里喝咖啡聊天享受生活。

市集令牧之惊喜。

是一个跳蚤市场，新旧货色包罗万有！瓷器、衣物、家具、首饰、书本、画册，光是看已经是极大乐趣。

尚送牧之一枚水晶发饰，替她来起头发。

牧之买一条花裙子，系在腰上。

真会爱上这个地方呢，无意中来到这里，牧之心头空虚的伤口竟慢慢愈合。

回农庄途中，他们就在小路边写生。

同学们意念如天马行空，画风各不相同，大胆创新，美不胜收，叫牧之大开眼界。

牧之作品最保守，自惭形秽，她会是一个成功的行政人员，但绝对做不成艺术家。

中午，累了，去吃点心，喝冰茶，躺石阶上休息，有人看天上乌云，“也许要下雨，回去吧”，一声呼啸，鸟倦知还。

拉勃朗先生正在等他们上课，可是同学们都笑，“吃的时候叫我们。”

只得牧之帮拉勃朗先生做柠檬鱼柳。

牧之全神贯注学，老师尽心尽意教导。

她一共学会三种不同伴鱼吃的酱汁，各有巧妙。

拉勃朗太太进厨房看见，不禁笑说：“老头，徒儿聪明漂亮，你若年轻几岁，想法大大不同吧。”

牧之尴尬。

拉勃朗这样答：“即使我这把年龄，也忍不住为东方少女的美慧温驯而心动呢。”

这样复杂的法语，牧之居然听懂了，她微笑不出声，只是埋头苦干。

“之，巴黎及马赛都有极多华人，可有亲友在城里？”

牧之摇摇头。

同学在窗外拉起手风琴，唱起玫瑰人生一曲。

不知怎地，牧之忽然鼻酸。

她别转头去，想到松科说她：“牧之，你就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像玫瑰人生这种冷门歌曲。”

可是，这是一首世界闻名的经典歌曲啊，他一点也不了解世情，也不了解她，渐渐分歧。

拉勃朗先生忽然扬声：“可以来吃了。”

同学们一涌而入。

第二天，阴雨，同学们被逼干清洁工作，嘻嘻哈哈，当作一个节目。

牧之免役，坐在窗沿看书。

尚走近问：“读什么？”

牧之答：“拜伦诗集，这两句我最喜欢：‘我已耗尽了整个夏季，在5月1号之前。’”

“可是，5月1号夏季还未开始啊。”

“所以呀，他已透支了一生，只活了36年。”

尚说：“真没想到百多后，他的诗句仍叫女子着迷。”

牧之笑：“我最向往他的——”

“我知我知：‘多年之后，与你重逢，如何致意，以沉默与眼泪。’”

牧之笑出声来，许久没有这样高兴，她像是回到17、8岁模样。

尚掩住胸口：“‘你的素心，拒绝发现，那么多人都可以找到的缺憾。’”

拉勃朗太太走近，“那是拜伦的诗吗？”

又一次证明法人是那么文明有教养。

“烹饪课之之学得最多。”

“她也是唯一没带手提电话的同学。”

一这提醒之，爸妈一定挂念她。

她连忙借用电话，拨到家中问好，幸亏爸妈并没闲着，他们都有约会，牧之留言。

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同学们已经出去。

牧之不甘心问：“他们去了何处？”

“为什么不叫我？”

拉勃朗笑笑，“明早还去学挤牛奶打牛油呢！今日让你休息。”

牧之坐下来帮她摺衣物。师母忽然说，“之之，你眼神忧郁，何故？”

牧之坦城相告：“我失恋。”

师母意外，“有这种事，那人眼珠有看病。”

“谢谢你拉勃朗太太。”

“那人头脑也有问题。”

牧之咧开嘴笑。

师母接着斥责：“没有福气。”

牧之欷歔，没想到在这么远的地方找到同情。

“过来，我教你做苹果馅饼。”

她俩洗净手，师母捧出一篮绿色史密夫祖母果。

她说：“法国的苹果馅饼不同美国，美国人胡乱搓两块饼皮，把粗粒苹果往当中扔，烤熟算数，我们可不草率，看。”

师母把苹果批得半透明纸般薄，一层层，在饼上砌成图案，洒上香料。

烤好了，香闻十里，甜而不腻，牧之吃后赞赏不已。

师母问：“你会做什么中国菜？”

“芙蓉蛋。”

“谁吃那个？之之，中华料理世界第一，你一道菜式也不会做？”

“我试做一个小点吧。”

“材料在这里，请示范。”

牧之一看，决定试做小笼包。

她把猪肉剁碎、搅拌、调味，再做皮子，碾得极薄，一只只裹好。

中国女子就是手巧，即使是第一次做，也似模似样，牧之用菜叶垫着蒸笼，战战兢兢，决定用文火蒸15分钟，水滚了才放下包子。

牧之摒息看时钟，时间一到，打开锅盖，一看粉皮呈半透明，剔透玲珑，已知成功。

拉勃朗太太探进头来，“香！”

牧之连切出姜丝调醋。

师母一口咬下，原来包子里有汤，差点烫口，只觉鲜美无比。

“唷，之之，我们要向你拜师学艺。”

刚好拉勃朗先生进来，“让我吃一个。”

他唔唔连声，赞赏不已。

真有那么好吃？当然不，这是他们存心捧场，叫牧之高兴，牧之感激。

那晚，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挤牛奶、捣牛油，晚上到镇上酒吧跳舞。

挤牛奶真不知道，十多人人汗流浃背，才挤得半桶，捣牛油更弄得腰痠背痛。

“呵，以后明白不能浪费食物了。”

傍晚，大家在园子乘凉，师母走近牧之：“我家需要帮手，你愿意留下吗？供食宿，另薄酬，暑假过后，再作打算。”

牧之微笑：“多谢你挽留，家人与工作都等着我回去。”

“以后还会再来看我们吗？”

“一定会。”

“留不住你，真可惜。”

拉勃朗先生说：“我们这里乡僻壤、低科技、少娱乐，当消遣犹可，长期居住，可真不是味道。”

牧之连忙否认：“不不——”

尚走近，“不然，你可教我中文，我可教你法文。”

牧之只是微笑。

第二天，母亲的电话就来了。

“牧之，有工作找你，速速回家。”

“什么工作？”

“济东银行，叫你8月15上班。”

呵是，恍如隔世，牧之想起来，她的确去过济东面试，对方答允一有空缺，即时与她联络。

“爸妈想念你，回来吧，离家十多天啦。”

“我会在8月14回来。”

“对了，松科找你。”

“谁？”牧之一时没有听清楚。

“松科，他问你好不好，语气很有歉意，本来我也觉得他多余，无端端又来惹你做什么？可是你们一代老说姿势要大方，于是我亦同他谈了几句。”

牧之不出声，他有什么问题？

“松科外婆生病，想吃你从前做的松饼。”

“松饼通街买得到。”

“我想那不过是藉口，他明显地受到挫折，想到你的好处，牧之，你会原谅他吗？”

牧之意外。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谅解是好事，牧之，寻寻觅觅，未必找到另外一个。”

母亲那一代不明白，这并不是找不找行替身的问题，女子不可无谓牺牲。

牧之轻轻说：“我10号回来。”

“牧之，你要当心，欧洲并不太平，可要接你飞机？”

“不用，我会自动出现，继续逛街喝茶吧。”

母女谈到这里为止。

叫她回去呢，隔一年半载不高兴了，又对她说要冷静一段时期。

王牧之没有那么空闲为一个不识好歹的奔走。

这次度假，不但明智，而且必须。

她躺在偌大的绳床上，轻轻摇晃，不禁盹着。

第二天，同学们投选：“往马赛”，“不不，去蒙纳可”。

“牧之，你说了算，去哪里？”

牧之微笑，“哪里都不去。”

“我们过地中海到科西嘉。”

“或是到毗邻瑞士。”

年轻人争个不已：“西班牙也近。”

牧之奇问：“为什么不分道扬镳？”

“人多才好玩，也较为安全，又可互相照顾，我们决定小组行动。”

“我过几天就要回香港。”

大伙惨叫一声，“之，你要回家？届时谁给我们洗衣服整行李？”

“还有那美味饺子，之，请留情。”

牧之只是笑。

这时，拉勃朗太太走近说：“韩国女子金淑喜过两日会来加入我们这个团体，她只能逗留十天，我同她说，同学们欢迎她。”

少年们又七嘴八舌问：“她会做锅贴吗，抑或寿司？”

“赶快去买一本韩国风情录，看熟了，以免隔膜。”

几乎立刻忘记牧之种种好处，牧之不是不怅惘的。

半夜，拉勃朗先生来敲门，“之，你的长途电话。”

“是家母吗？”

“不，是一年轻男子声音。”

“请同他说，时间晚了，众人已经休息，明日再讲。”

“明白。”

那是谁，不会是松科吧，他这个人照应他自己的需求时锲而不舍。

那时追求牧之，电话也不绝，终日要求与牧之说几句话，不听他电话，他索性上门来按铃，为求达到目的。

又借了朋友最好的车子来接牧之出去玩，侍候她吃最好西菜，喝粉红色香槟。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满足他个人虚荣，牧之现在明白了。

第二天，同学们到马赛观光，尚与牧之帮着收集蔬菜，拉勃朗家种着十多种蔬果，吃不完送到邻舍那里换鸡蛋，采下的蕃茄青瓜就那样可以生吃，味道鲜甜。

这几天牧之也晒黑了。

尚说：“之，我有小小礼物送你。”

是一本画册，里边，有十多幅以牧之为速写对象，有些着色，美不胜收。

“我怎样回报？”

尚答：“你记行我就好。”

牧之在他年轻丰满的唇上轻轻一吻。

尚喜出望外，又黯然神伤，“要走了。”

“让我们把蔬菜洗乾净吧。”

两人在厨房做奶油杂菜汤，尚一边哼着老歌：“假使你离去，在一个夏日，你不如把日光也带走……”

牧之微微笑。

过两日，那个叫金淑喜的女子抵埗。

她比牧之年轻时髦，染金发，会说流利英语，全身用名牌衣饰。

她俩一见如故。

金说：“每个人都应参加这种旅行团增广见闻开拓眼界。”

什么，她不是为着逃避？

“我男友不愿来，我说‘你不去我一人去’，他说‘你回来时不一定见到我啊’，我说见不到拉倒；他这不是恐吓我？”

牧之很佩服。

“双方谁也不要改变谁，谁也母须控制谁，你说对不对？”

东方女子思想都已经那样先进，真正可喜可贺。

淑喜又说：“我老听人说，婚姻要忍耐迁就，这真是无奈，到了那种地步，也真该分手了吧。”

牧之骇笑。

拉勃朗太太说：“暑期班会一直办下去，我们喜欢结交新朋友。”

牧之说：“我明年再来。”

他们送她去火车说，一字排开，忽然有人奏起手风琴，一边齐声用法语唱：“再见我们的朋友再见，再见我们的朋友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直挥手。

火车缓缓驶远，牧之痛痛快快流泪。

归途她才觉得累，睡了又睡，醒了又睡，终于到家。

松科再也没有打电话给她，他是聪明人，也许太聪明了。

到香港不久王牧之去济东银行上班，她听见有人在她身后悄悄问：“那高大健美，肤色金光的女孩是谁？”

这是说她吗？多好。

# 《什么也没有》

空难令王宝球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她因思念过度，精神临近崩溃边缘。临近崩溃边缘。

她经常向友人诉说万呎大宅内有异象，还有洒金钱聘请术士证明儿子就在屋内……

正文：

一间大宅的偏厅里，两个端庄的中年女子正严肃地讨论一件事。

屋子一大，许多角落阳光不到，偏厅有点阴暗，即使白天，也开着台灯。

陈设精緻名贵，但是却一点喜气也没有，两位女士更是脸色阴沉。

她们在讨论的题目，也非常怪异。题目，也非常怪异。

不不，绝非牌局、时装、电影，或是社交名人的是非。

穿旗袍的一个这样说："宝琼已经看过心理医生。"

"怎样说？"

"神经衰弱，疑神疑鬼，最好的办法是休假松弛，医生建议到大溪地或是夏威夷。"

另一个叹口气："我也希望到大岛住上一年半载，连报纸都不看，也不听电话。"

"你做得到。"

"怎么走得开，趁还有赚钱机会，多做一些，我见过不少先几年提早退休的同僚，此刻又意图复出，已经太迟，整个社会充斥着中年无业才子才女，难道还欠我一人不成。"

"胡律师你真有智慧。真有智慧。"

"周女士你太客气。"

她俩都是专业人士，一个是律师，一个是会计师，都为王宝琼女士服务多年，既是宾主，亦是朋友，如今王家有事，她们前来探访。

管家通知说："太太刚睡着，两位要不要叫醒她？"

胡律师立刻说："别叫她，我们等一个小时，她不醒来，我俩告辞，明天再来。"

睡眠对王宝琼来说，太过重要，意外发生后接近一年，她难得有一觉好睡，最近尤其如此。

管家这时又来通知："刘医生来了。"

两人速忙说："刘医生，我们在这里，大家正好商议。"

刘医生比较年轻，可是一双眼睛晶光四射，一看就知道明敏过人。

三个诸葛亮坐在偏厅，继续话题。

"我们三个都是读科学的人，不应迷信。"

"刘医生，宝琼怎样说？"

"她同你俩也提过！她听到异常声响，也发现屋里东西被移动过。"

"大屋占地万多呎，当然有声音，家人共六名佣人，司机园丁还未算在内，家具杂物偶尔被移动一下，也不自过份。"

"我也这么想。"刘医生无奈，"可是，宝琼坚持，并非人为。"

胡律师轻轻说："这样讲，她觉得是他们父子。"

"是，宝琼说，是他们回来了。"

周会计吁出一口气，酸涩地说："可怜。"

"正是思念过度，疑心生魅。"

"宝琼一出生含着银匙，从未委屈，读书、做事、婚姻……均一帆风顺，直到今日，竟吃这样大苦。"

"他们父子还坐在同一架飞机上。"

"真可怕。"刘医生掩脸。

"我读到报上头条，整个人呆住，叫不出声，哭又哭不出，忽然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宝琼！第一时间跑去看她。"

"去年才丧父，今年又失去丈夫及独子。"

大家忽然静下来。

管家捧上一盘水果。

“马姨你不必客气，可以问你几句话吗？”

管家点点头。

“马姨你可觉得屋内有任何异样？”

马姨又摇头，叹气，退出。

刘医生说：“只得宝琼一个人有感应。只得宝琼一个人有感应。”

“她可有看到什么，像物件移动、影子、文字？”

刘医生答：“没有。”

“宝琼请了几个灵媒来看过，他们要了天价，可是又说不上什么。”

“你可在场？”

胡律师苦笑，“我后悔出席，我几乎气得要出口骂那些江湖混混。”

“没有一个可信的？”

“有一个说他们父子已经在极乐世界，不会回来，另一个说看到有中年男子在大堂走来走去，问是什么样子，他答没有五官。”

胡律师叹气。

刘医生说：“术士，无聊。”

“宝琼听说有个真正高人，已经託人去请。”

她们三人苦笑。

胡律师看看时间，“我们先走，明天再来。”

周会计说：“我想劝宝琼搬家。”

“我同意，这屋子太大，宜租予商家，多些人气，也许没这样淒清。”

“宝琼一个人，住两千平方呎已足够。”

他们向管定告别。

管家说：“刘医生请留步。”

刘医生说：“我再等30分钟。”

王宝琼女士15分钟后就下楼来，她已梳洗过，脸色苍白，但是不掩秀丽，她憔悴无神，一见医生便流下泪来。

刘医生给她注射。

“医生，幼光真的向我示意。”

刘医生温言劝说：“坐下，喝碗粥，慢慢说。劝说：“坐下，喝碗粥，慢慢说。”

“几次三番，他把报纸、杂志、书籍翻到有‘幼光’两字一页，向我示意。”

刘医生握住王女士双手。

“他分明想见我。”

“报纸杂志几乎每一页都有‘幼’及‘光’字。”

“幼光想与我联络，他有话说，可是中间得有个灵媒。”

“你先静一静。”

“刘医生，我听人说，有一个小女孩，约11、2岁，她先天有这个本事。”

“宝琼，当心碰到骗子。”

“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劝你度假的事——”

“刘医生，我是一个母亲，幼光想见我呢，我岂可不理。”

刘医生无奈，“你先吃点东西。”

王女士静下来，经过注射，她精神略为安定。

“我约了这个灵媒明天下午三时来我家。”

“已经约好？”

“是，希望你与胡、周两位在场。”

“宝琼，提防有人趁你软弱之际占你便宜。”

“人家是个初中生，还不愿意来呢。我託上託，欠了不少人情，人家才赏脸。”

刘医生微笑，这也是江湖技俩：没空、不稀罕、忙着呢、限量发售，结果，还不是加价出售。

“人家真的是个学生。”

“我与胡律师商量一下。”

“她不信灵媒。”

“她有她的道理。”

“医生你也不信。”

医生问：“费用如何？”

“不收分文。”

是，慢慢把握机会才敲竹槓，手段一个比一个高明。

“我们一定在场。”

“谢谢三位。”

刘医生刚想告辞，王女士却接了一个通话。

说了几句，王女士脸色更加灰暗，她忽然再度饮泣。

医生问：“什么事？”

“人家不来了，说小女孩再也没有任何感应，不想浪费别人时间，也不想给任何人虚假希望。”

刘医生反而放心。

她离开大宅，找到胡律师，这样说：“胡，叫你手下的探子去查一查这少女灵媒的底细。”

胡律师一声答应，律师行里自然雇着私家侦探。

傍晚，消息来了。

“少女叫余小文，在国英中学念初中二，是个七优高材生，这是她照片。”

照片里少女文静漂亮，讨人喜欢。

“余家小康，父母是工程人员，有正当职业，生活简约正常，并非江湖术士。”

“那，为什么传说少女是灵媒？”

“她6、7岁时，好几次语出惊人，随口可以讲出别人家中过去未来之事，百发百中。”

“童言无忌，未必可信。”

“她曾经说出人家家中老人容貌，那些人早已逝世。”

“我的天。”

“好奇的亲友纷纷来寻求答案，家里挤满人，父母着急，搬到外国去住了好几年，最近才搬回来。”

“王宝琼如何找到余小文？”

“余小文的祖父的王家旧友，他们是世交，尽管如此，还是不答允，只说女儿早已失去超现实能力，不过，到王家喝杯茶却没有问题。”

“初步看来，不是骗子。”

“你相信超人能力吗？”

“我不知道，不能解答。”

晚上，三个专业女性在一起聚会。

胡律师说：“听说余小文可以看到及听到异象。”

周会计轻轻说：“你指已逝之人，还有，天堂与地狱，以及鬼神。”

刘医生笑：“我不信，我在医院做那么久，从未见过什么。”

“客观点来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感应能力，接收不到讯息。”

“而这个相貌清丽的女孩却不同？”

大家啧啧称奇。

“你想见到辞世的父母吗？”

“来日必有机会相见，今日，我工作努力，生活健康，也就是孝顺了。”

“说得好，我也那么想。”

“但是王宝琼想法不同。”

“我好奇心愈来愈强，真想看看明天下午三时发生什么事。”

“那么，准时赴约，穿素色衣服，别大声说话。”

吃完饭，她们散会。

第二天下午，王家已经准备招待贵宾，并且派了司机去接客人。

王女士泪盈于睫，不住踱步，握紧拳头。

她们三女将自办公室赶来，放下公事包，与王女士轻轻拥抱。

“请别用质疑眼光看余小文。”

三人安慰王女士：“我们似那样肤浅的人吗？”

“你们是我最信任最好的朋友。”

“宝琼，镇定一点。”

三时正，客人来了。

三女组立刻散开，有人到厨房，有人进书房看书，装作很悠闲的样子。

王宝琼亲自去打开门。

门外站着两母女：余太太与余小文。

王宝琼一见他们就有好感，母女打扮朴素，神情友善。

“欢迎欢迎，请进来喝杯茶。”

余小文十分有礼，轻轻坐下，绝不东张西望。

胡律师自书房出来，静静看着她。

片刻她朝小文招手：“小文，到书房来，这里可能有你喜欢的图书。”

小文用目光徵求母亲同意，余太太说：“去挑本书看！别打扰阿姨。”

小文走进书房，胡律师与她闲谈。

“学校里最喜欢那一科？”

“中英数、地理历史科学音乐。”

“科科喜欢，真难得。”

小文笑了，一脸稚气，十分天真。

这时胡律师的手提电话响，她说声对不起，走出去听。

小文挑了一本地图看。

忽然她听见声响，抬起头来，书房长窗通往花园，只见有人推开长窗，轻轻走进来。

那是一个11、2岁男孩，穿着校服。

小文礼貌地向他笑笑。

那男孩子问：“你是谁，你对十五世纪世界地图有兴趣？”

小文微笑：“你来看，十五世纪世界还空白，根本没有南北美洲及非洲地图，一切均凭想像。”

男孩微笑：“他们看不见并不表示那些大洲不存在。”

“人类的知识可算落后？”

男孩答：“虚心的人仍然智慧。”

余小文好奇：“你住这里？”

“以前住过，现在我也是客人。”

小文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时胡律师讲电话捧着茶点进来。

“小文，我们在书房喝下午茶。”

那男孩显然不愿与女生喝茶，已从原路出去。

“呵，你也喜欢看地图，这里有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出版的卫星拍摄地图，不是绘图是照片，你来看。”

小文走近。

“这本则海洋图，最深的马利安纳海峡是地球表面最低点。”

小文说：“阿姨学问精湛。”

好话人人爱听，胡律师笑得开怀。

他们有说有笑，享受一顿悠闲的下午茶。

稍后胡律师轻轻问：“小文，听说你有灵异能力？”

小文放下茶杯，谨慎回答：“极小之时，我可以看到一些事物。”

“譬如说——”

“过了10岁，已经不能够了。”

“你看到什么？”

“许多人走来走去，争着说话……后来我们搬外国去住，我就恢复正常，爸妈很高兴安乐。”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看得见你。”

“我身后有无人？”

“有。”

胡律师吓一大跳，转过身去，原来的刘医生。

“上一次看到异象是几时？”

“那年我 7岁，到一家姓区人家作客，忽然区大伯与二伯吵架，有一对老人在他们身后哭泣，我看到忍不住说：‘别吓坏老人’他们叫我形容老人样子，我说了，听讲以后他俩都没有再争吵。”

刘医生轻轻说：“那多好。”

“现在书房里有否第四个人？”

“有。”

她们又吓了一跳，原来是佣进来收拾杯碟。

“之后就不再看见听见什么？”

小文点头，“之后我同平常人一般。”

“主人王女士说她觉得屋里有奇异事发生。”

小文答：“我觉得没有特别。”

刘医生说：“我带你四处参观，你若看到什么，马上告诉我。”

小文跟着刘医生出来。

这时，书架上忽然有一本地图掉下来，胡律师过去拾起，顺手放桌子上。

胡律师出去陪余太太闲谈，只听得她不住温言劝慰王女士，所说的话合情合理，至今，胡律师已确定她们母女不是坏人。

王宝琼略为振作：“多谢你们来看我。”

“宝琼，”余太太说：“你要时时出来走动，一个人在家会闷出病来。”

在楼上走廊，刘医生告诉小文：“这间大屋有60年历史。”

小文答，“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私人住宅。”

“看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刘医生试探。

“窗帘很厚，地毡也软。”

“还有呢？”

“到处是水晶灯。”

刘医生点点头，她俩已走到长廊尽头。

她推开一道房门，小文看到一间学生寝室，地上堆满文具及参考书，有点凌乱，可是，小文也习惯把字典辞源都搁地上，方便取用。

她看到门后有双脚。

有人躲在门后。

刘医生的手提电话又响起来，她真是忙人，她走到门外接听。

门后有人“嘘”她一声，“我不想与陌生人说话。”

小文认得是刚在书房那男孩的声音。

“我明白。”

“谢谢你。”

小文说：“我也是陌生人。”

“不，你是朋友。”

小文笑问：“这是你的书房？”

他出来拨动地球仪，“从前的书房。”

“你此刻搬到别的房间住？”

“可以这样说。”

小文说：“你的声音很寂寞，你脸上没有笑容，为什么？住在应有尽有的大屋里，应当很高兴。”

男孩刚想说话，门外刘医生叫小文：“小文，我有点事，得先早一步回医院。”

小文连忙出去与医生道别：“再见刘医生。”

“有机会再一起喝茶。一起喝茶。”

小文听见主人送客声音。

小文再回少年的寝室，他已经不在了，小文轻轻掩上门。

她回到楼下，余太太同她说：“小文，我们该告辞了。

主人恳切留客，“再坐一会。”

“今天小文要学琴呢。”

胡律师笑说：“我送你们出去。”

她们走过图书室，小文说：“这里也有钢琴。”

王女士说：“我小时候也学琴。”

小文看到钢琴上银相框里有一张照片，正是那不爱同陌生人说话的男孩与女主人的合照。

一直送到门口，王女士还不死心地问：“小文，你什么也没看见？”

这时，连小文都觉得有点遗憾，她说：“没有。”

“有无人影，不应有的声音。”

“也没有。”

母女向主人道别，她们上车。

自车窗内，小文可以看到那男孩站在二楼露台向她摆手，他与小文一见如故。

小文也朝他摇手。

车子缓缓驶走。

小文同母亲说：“他很寂寞。”

余太太以为女儿说王女士，“那么大屋子一个人住，当然寂寞，听说就要搬家。”

小文不安，“她们一直问我可看到什么，她们希望我看到什么？”

余太太本来想解释，可是看到女儿天真可爱的面孔，终于这样说：“她们想看你还有无灵异功能。”

“我再也看不到哭泣老人。”

“那最好不过。”

余太太紧紧握住女儿的手。

车子驶离大宅的私家路。

大阳下山，胡律师说：“宝琼，我要赴一个喜宴。”

“你去吧，你放心，我很好。”

“你不如跟我一起出去散心。”

“我又不认识主人家，怎可随意出席？”

“人多，无所谓，你陪我坐。”

王宝琼说：“我从来没做过那样的事，况且，我也没精神了。”

胡律师拉着她手不放，高声说：“管家，把太太手袋外套拿出来，我们要赴宴。”

王宝琼只得说：“你真胡闹。”

在车里，胡律师道歉：“我起先误会余家母女是神棍。”

王女士说：“不信的人始终不信。”

“你可会考虑搬家？”

“这时，我也觉得走廊空洞，大厅有回音，不过，他们父子要是回来，看到陌生人住在那里，会怎么想？”

“宝琼，他们是不会回来了。”

王女士凄然落泪。

她终于明白，好友胡律师所说：大抵是真的。

大宅里，管家见女主人出外赴宴，便吩咐佣人下班，大宅后另外有员工宿舍，他们纷纷回去休息。

经过书房，她发觉灯亮着，以及有书本翻动的声音。

管家推开书房门，看到一本地图掉在地上，长窗开着吹动地图页数。

管家连忙关上长窗，拾起地图，放回架子上。

最后，她熄了灯，离去。

她松一口气，回宿舍去看电视新闻。

大屋静下来，一丝人声也无。

隔了很久很久，楼上有一间寝室的灯忽然开亮。

过一会，又熄灭。

是女主人回来了吗，不。

是灯掣坏了吗，也许。

好似有轻微的脚步声从一角传到另一角，隐约仿佛还有叹息声。

图书室门被风吹开，钢琴的照片份外分明，余小文没留意照片下角小小题字：爱儿幼光十岁生辰与妈妈摄。

相架忽然滑动，摔到地上，照片跳出镜框。

不过，这一切也都静止。

那一边，宴会也散了。

胡律师说：“我还有几份文件要你签署，到我家来。”

王女士央求：“明天好不好，我累极了”

“那才好呢，回家倒头便睡。”

一直到深夜胡律师才送王宝琼回家。

她回寝室便倒在床上睡着。

第二天一早，周会计又来她商议搬家的事。

会计师已替她找到几个适合单位，随时可以搬过去。

“我们几个人计划下个月往夏威夷大岛旅行，你要不要跟着来，我们不会嫌弃你。”

王女士终于笑了。

管家端早餐进来，听到太太要去旅行，不知多高兴。

她经过图书室，看到相架落在地上，连忙收拾，放回钢琴上。

管家忽然叹口气，轻轻说：“太太自然也牵挂你，你们来日必可见面，但是太太还有一段路要走，幼光，你就别打扰妈妈了。”

红日炎炎，管家这番自说自话，当然得不到回应。

她又叹口气，关上图书室双门。

整间屋子，忽然真正的静下来。

## 《日行一善》

金泉自父母双亡、被男友抛弃后更性情大变，白天她一名勤奋上进、心地善良的地产经纪，但一到晚上便嗜酒如命。

一天在家中喝至酩酊大醉，失足跌伤，正在弥留之际，一名英俊的年轻男子马可出现……

正文：

金泉是一个房产经纪，老板一听她的名字就笑逐颜开，她的业绩的确也一直在公司头十名之内。

捱了五年经济低潮，这个行业差一点眼发白肚向上，幸亏渐渐起色，同事们开始忙碌。

行家们本色是无客怨客，有客拣客，一对年轻夫妻上门找公寓，大家都装作忙碌，不愿招呼。

只有金泉笑着请他们坐下。

这对夫妻只得廿余岁，妻子已经怀孕，看他们衣着，经济情况不会很好，刚起步，对于住所却要求多多：三房两厅、方向要好、高层、有露台……

金泉好耐心，同事们暗笑："金泉又在日行一善。"

"他们买不起一房一厅。"

"你狗眼看人低，哈哈。"

金泉带他们看了几个地址，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说，到置业之际，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

他们看中一层两房两厅向海有露台的公寓，价钱比他们预算贵一倍。

年轻的妻子说："我可以找工作。"

"你已经怀孕，等生产后才说这些，让我做夜工。"

"可否问姨妈借一点。"

"只有亲生父母才会借钱给子女置业，你我均是孤儿。"

金泉咳嗽一声，"王先生王太太。"

年轻夫妇向她看。

金泉轻轻说：“我年纪比你们大一些，容我说几句话，俗云：屋宽不如心宽，万事慢慢来，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不急在这个时刻置业。”

那小妻子说：“我们此刻租屋住，很想有自己的地方。”

金泉摊摊手，“这想法很好，但是，你俩要讲实际，王先生在什么地方工作？”

“政府机关，再升两级可取房屋津贴。”

金泉说：“嗯，五年左右可达目的，在这几年内不妨脚踏实地，好好工作，把孩子生下来，到5岁左右，才选名校区搬家，在此期间，紧记开源节流，努力积蓄。”

王先生夫妇听了这番话，像是忽然开窍，头顶阴霾尽散，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来。

他们没想到一个地产经纪会放着生意不做，用金玉良言忠告他们。

金泉笑说：“你们回家想想，明日再联络。”

年轻夫妇手拉手离去。

人客一走，金泉疲态毕露。

她打开大手袋，取出一只二号拔兰地酒瓶，旋开盖子，喝一口。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说：“日行一善。”还有轻轻鼓掌声。

公寓门开着，那英俊男子穿着行家制服，分明也是一名经纪。

金泉笑笑，“我下班了。”

“多少夫妇为着负担不起一层房子争吵，你救了他们婚姻，你有功德。”

金泉取出锁匙锁上门，回公司交差。

她自己也住在租来的公寓里，杂物堆得一地都是。

一回到家，金泉取出冰冻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直至酩酊，她蹒跚走向厨房，脚下一跸，摔到地上，呵，金泉额撞向台角，她开始呕吐、抽搐，接着，呼吸因难，失去知觉。

金泉生命危急！

正在这个时候，那英俊男子又出现了，这时，他已不穿制服，他换上黑色西装。

他喃喃说：“有功德的人命不该绝。”

他是什么进来的?

只听得救护车呜呜自远处驶来，金泉获救了。

三年前的金泉与今日的她大不相同。

那时她刚从学校出来，朝气勃勃，事业与感情生活都很顺心。

可是不久，她的噩运来临：父母车祸双亡，并无下产业，她的男友向她提分手，金泉的意志力遭到严重考验。

她可以一厥不振，她可以重新开始。

结果她选择一半一半。

她努力工作，可是，一下班，她开始喝酒，渐渐无酒不欢。

她头发开始油腻，鼻端起了黑头，但她是一个忙碌的地产经纪，整日在街跑，谁会留意独居的她已经染上酒癖。

酒愈喝愈多。

终于，双手开始颤抖，下午三时就得开始喝一杯定神。

金泉的健康已进入危险阶段，而她不自知。

她一直沮丧，下班后拒绝社交，有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双眼布满红丝会得痛哭。

然后，今日，发生了这宗意外。

救护员把她放上担架，速速送院急救。

“病人瞳孔已经放大。”

“速用氧气罩。”

“恐怕会失去该名病人。”

金泉并没有听到这些。

她躺在病床上，无知无觉，不觉痛苦，也不觉舒服。

可是，她的意识像有一丝恢复。

她看到了那个黑衣年轻人。

“你，是你，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她置身郊外一座花园，鸟语花香，绿草如茵。

黑衣人不出声。

金泉并不笨，她轻轻问："我可是完了？"

黑衣人仍然没有回答。笨，她轻轻问："我可是完了？"

金泉反而如释重负，"呵，完了，该去何处便去何处，来，走吧。"

黑衣人见她那么豁达，不由得笑。

金泉解释："我苦苦思念父母，生无可恋。"

"你热衷生活，你待人以诚。"

金泉惭愧，"那有你说得那么好。"

"你勇于助人，你是个好人，金泉，你可愿意从头开始？"

"不不，"金泉双手乱摇，"我实在累了，我不要再从17岁开始，我资质有限，再来一次，我也不会做得更好，我情愿跟你走。"

黑衣人笑，"没有叫你从17岁开始。"

"否则怎样了。"

"你回去，仍然做回你自己。"

"不不，我是个酒鬼，生活凄惨，我不回去。"

黑衣人不禁生气，"一般例子，当事人都会苦苦央求我再给他们一些时间。"

"别人有家庭子女，多活一天是一天，我无牵无挂，回去只有活受罪。"

"你真没有出息。"

金泉咧嘴笑起来。

黑衣年轻人无奈，"你想怎样？"

"父母复生，男友重新回到身边。"

"这是不可能的事。"

金泉沮丧低垂头。

"金泉，"年轻人劝说："父母一定比子女早去，男友是不忠的多，这些痛苦其实是生活中常事，你可以克服。"

“我不是一个强壮的人。”

“你做得很好，你只是不该拿起酒瓶。”

“酒帮找过度晚上那些寂寞可怕的时刻。”

“有其他补功方法。”

“你教我。”

“健身室、大学夜生部、做义工、找朋友聚会。”

金泉不出声。

“振作，向前，争气。”

金泉掩住面孔，“我不想向人证明什么。”

“金泉，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金泉张开嘴，又合拢，终于说：“我累了，终日陪客人跑来跑去，双腿酸软，十分厌倦。”

“你想幸福。”

“不劳而获的生活亦不好过。”

“你真是很挑剔，什么是你的理想生活？”

金泉忽然问：“你是谁？”

“我是天使长马可。”

“你是马可？那么说，我在天堂里。”

马可更正她：“你在两者之间的接待所里。”

“少年时我喜欢读历史，东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君终于承认基督，十一世纪教皇发动四次十字军东征，狮心王李察大战回教领袖沙拉甸……我想回学校读历史，教历史，我会做得很好。”

马可微笑，他点点头。

“回去吧，金泉。”

“我在这里很舒服，不必做家务，又不用上下班，更不觉肚子饿，马可，我不走了。”

年轻人大力推她一下。

金泉大叫一声。

她听见耳边有人说：“苏醒了。”

除出医生看护外，身边还有一帮同事。

金泉不禁含泪，真羞愧，忙上加忙，叫他们来往跑。

“金泉，警方抓到匪徒，他已全盘招供。”

什么？金泉迷茫。

“匪徒自空屋尾随你回家，将你敲晕，掠刼你住所，幸亏邻居小孩报警。”

不，不是这样的，怎么会产生这个版本？

“你放心，你因工受伤，保险公司及老板均有赔偿。”

金泉出不了声。

“吓坏我们，业内派代表开会，我们这班经纪实在要检讨工作安全问题。”

“金泉累了，我们明日再来。”

同事纷纷散去。

金泉静静躺在床上不出声。

回来了，白走一趟，真多余，累人累已，以后，可不能再酗酒了，至于那入屋匪徒，是黑衣年轻人安排的吧，抑或，一切都是一场接一场被酒精激起的噩梦？

金泉在医院静养数日，健康渐渐恢复。

看护扶她到园子散步，金泉抬头一看，不禁一呆，这座园子，绿草如茵，鸟语花香，似曾相识，在什么地方见过？

过几日，她出院。

老板派车接她，这样说：“有力气才上班未迟。”

预先发一笔奖金给她。

最愉快的意外是同事们把她的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墙壁重髹，杂物全部扔掉，且换了新窗帘新家具。

“现在莎莉的家务助理隔天到你家来帮手，你大可安心休息。”

金泉感激，“谢谢你们。”

这时，有人在她耳边问：“他有否来看你？”

金泉不介意，“我都不记得了，你们在我身边就好。”

“即使是场面话，也是成熟的表现。”

“我们走吧。”

金泉打开冰箱，只见牛奶果汁汽水，一瓶啤酒也没有。

她记得橱顶收着一瓶威士忌，她端了椅子站上去，果然摸到瓶子。

打开盖子，嗅一下，忽然闻到一阵恶臭。

金泉吓一跳，威士忌也会变坏？不可能。

她把酒倒出杯子，更觉臭得叫人作呕，只得把酒倾入锌盘，将瓶子扔掉。

家中最后一瓶酒已经丢进垃圾桶，金泉叹口气。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金泉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身穿黑色西服，高大英俊，面孔有点熟，她警惕地问他是什么人。

这时电话铃响，“我是莎莉，门外是会计部新同事马可，我们叫他送点心给你，放心开门给他好了。”

果然，门外年轻人说：“我叫马可，莎莉派我来探访。”

金泉开门请他进来。

他看着金泉：“我们见过吗？”似曾相识。

“也许在公司碰过面。”

他看案头几本书，“罗马帝国兴亡史、拜占庭朝代、十字军东征、文学复兴……这都是我在大学里修的科目。”

金泉羡慕说：“呵，你真幸运。”

“历史科最有趣，可惜要考试。”

大家都笑了。

那个下午，时间过得很快。

“市道如可？”

“直线上升，又怕过热，许多客户都问金泉几时回公司，要同你商量一下如何是好。”

金泉精神一振，“还不是入市时候，价格炽热，不利买家，置业是许多人一生中最重要投资，非小心考虑不可。”

“我会转告他们。”

“下订之前公寓起码看三次……日一次夜一次，与家长们再看一次，切忌仓卒。”

“可是今时今日看一次不下订就失之交臂。”

“那只好等一会。”

“有急用又如何？”

“炒家最急入市，不宜与他们争。”

说说笑笑，一个下午竟过去了。

告辞时马可依依不舍，“几时上班？”

“下星期想回公司看看。”

他走了之后又有行家送花上来。

这次意外，使金泉成为行内半个英雄人物，大家都同情她因工受伤。

傍晚，莎莉来陪她剪发，“去去晦气。”她说。

见金泉精神还好，结伴去买新衣，大有收穫，大包小包拎回家。

金泉忽然觉得生活也不太坏。

她感慨地想：活下来了。

仍然苦涩地思念父母，半夜还是感觉到一颗心有裂缝，但是，已经可以生活。

工作极其忙碌，一日赶场，公事包里重叠叠，全是门匙，陪客人跑得鞋底蚀光！

莎莉抱怨：“什么生涯，一个月穿烂一双新鞋。”

“这证明生意好，你想吃西北风？”

“再埋怨会折福。”

月底计算佣金，数目惊人，大家都羡慕金泉：“好一个金泉，马到功成，水到渠成，无往不利。”

金泉请大家吃饭，酒一开，她又闻到奇臭，不由得立刻别转头去。

以前只想抱住酒瓶的她忽然如讨厌酒味，真是因祸得福。

马可过来与她对坐。

他放下一份章程。

一看，原来是英文大学夜间部历史课程报名表格。

“是辛苦一点，不过，现在不读，永无机会。”

这种鼓励语气在什么人口里听过？金泉一时想不起来。

“我是师兄，我做你保证人。”

当天晚上，金泉填妥表格，第二早挂号寄出。

莎莉问：“马可约会你。“马可约会你。”

“没有，彼此是好同事。”

“他未婚，人品不错，把握机会。”

金泉不出声。

“没有感觉？”

金泉笑，“莎莉你就快走进人家寝室里去。”

“我是为你好。”

“谢谢。”

金泉顺利接到通知，进入历史系读书。

头一个月有点累，时间紧逼，赶得气喘，后来发觉，日子如何，力气也如何，她变成一个永不迟到的好学生，忙完工作还要写功课，一篇“今日圣地之争与一千年前比较”论文得到满分。有

金泉开心得跳起来。

莎莉这样说：“凡是华人，都看重教育：不读书不出头。”

金泉答：“华人的科举制度早已淘汰，此刻全世界教育制度以洋人为本，西方人才注重学历呢，什么样程度做什么工作，一丝不差。”

“我有家庭，我不能像这般追求理想。”

“什么理想，”金泉谦逊，“失意人寻找精神寄託是真。”

“金泉，伤后你圆通豁达宽容许多。”

“可能那一击，打在脑袋该打的地方。”

“黑色幽默。”

半年后马可另有高就，他将往东京工作，大家都很惊奇，满以为他与金泉成为一对，却又落空，他们都希望金泉有个较好的结局。

金泉家走廊有只鞋架，穿烂的半跟鞋一双双搁上边像陈列纪念品，她提醒自己，要好好生活，否则对不起这些破鞋。

失意渐渐淡忘，一日，在咖啡室与人客商议。

她诚恳说："屋主急于脱手移民，你莫失良机，这已是好价钱！相信你也比较过邻近成交价。"

人客不住点头。

"那么，我去照原价写临时合同，你若志在必得，加一万元。"

人客说："加八千吧。"

"我立刻打电话。"

人客笑："手提电话发明对经纪真是德政。"

金泉已经与对方经纪讲了起来，半响，回电来了，又一笔生意成交。

顺利的事总叫人高兴，近年金泉做什么都少了阻滞。

人客先走，侍应替金泉添了咖啡，金泉一个人坐着，看到对面一双情侣喁喁细语，有点羡慕，她也希望有那样机会。

她收拾纸笔，放进公事包，正预备离去，一个年轻人走近。

"金泉，好吗？"

金泉抬起头，觉得穿黑西装的年轻人面熟。

她含笑问："我们认识吗，是行家吧，华茂同事都穿黑色制服。"

"我们见过数次。"

他俩走出咖啡室。

年轻人提醒她："金泉，我叫马可。"

金泉问："你有生意转介给我？无任欢迎。"

"除了工作，还有其他，我一向跟紧我的个案，想知道你近况。"

金泉莫名其妙，"个案，哪宗的你的个案？"

年轻人看着她，"你都忘了，唉！忘记也好。"

金泉连忙赔笑，"我若有欠周到，请你包涵。"

对方啼笑皆非，“你恢复得很好，叫我放心。”

金泉点头：“多谢关心，你也听说我的事了。”

“金泉，最近有一个机会，你要抓紧，这件事对你感情前途有极大关连。”

金泉呵地一声。

这年轻人无端关怀，叫她警惕。

“金泉，明日，在课室，有人若把一杯茶倾翻在你笔记上——”

金泉接上去：“我会对你咆哮。”

“不，不，金泉，你要接受他的道歉。”

“我不至于那样好脾气。”

自称马可的年轻人笑，“你已进步得多，再不听见你怨天尤人。”

金泉叫停一部计程车，再回转头去，已经不见那年轻人影踪。

他们都叫马可，那确是一个好名字。

司机追问：“小姐，去哪里？”

金泉上车回家，她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第二天上班客人排队见她。

其中一个说：“金小姐，听讲你将转行教书。”

金泉抬起头：“没这种事，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希望做到课长。”

“你不是在大学进修吗？”

“进修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都有益。”

“金小姐你真积极。”

真的，金泉自己也笑起来，她最近一直向前，态度像童子军，不是不可爱。

下班后赶往课室，一坐下就把手提电脑取出，刚打开，忽然有人走近，不偏不倚，把一杯热茶倾倒在那具精密的机器上。

金泉急得弹起来，她所有的笔记功课都记录在电脑里，它有什么损伤，真担当不起，百忙中她取过新买的浅色棉质外套往电脑罩去。

那冒失鬼不住惊惶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愿意赔偿。”

其他同事起哄说：“马可，这次你死无葬身之地。”

幸亏棉外衣发生效用，像一块毛巾似吸掉茶汁。

金泉头也不抬，更不去理会那个尴尬的闯祸同事，一味仔细拭抹电脑。

有人把手帕蘸了清水递给金泉再抹一次。

金泉开启电脑，一切无恙，她松口气，大家也都放下心来。

讲师走进课室，同学们各自回到自己座位。

金泉的外套自然泡了汤，处处茶渍，无论怎样洗也没用。

那天，直到下课，她对那个捣蛋同学不理不睬。

他几次试图向她道歉，她根本不去看他。

于学后第一时间赶回家，把电脑中所有资料打印出来，忙了整个傍晚。

金泉见所有功课幸保不失，气也就平了。

第二天回到课室，发觉座位上放着件一模一样的外套，分明是那个冒失同学的赔偿品。

她不出声。

那闯祸胚轻轻走过来，用手搔着头，烧红耳朵。

他这样说：“如果不再生气，请穿上这件外套。”

金泉觉得受之无愧，她把外套搭在肩上。

那同学松口气，退后，再也不发一言。

事后有女生称讚说：“EQ真要学金泉，人家的涵养多好，盛怒下也不发一言，镇定应付突变，事后得饶人时，又懂得小事化无，如一门艺术。”

士别三日，金泉已不是那个酣酒女！

“她会是一个最得体懂事的女友。”

过两日，有人捧着咖啡在饭堂走近，金泉像惊弓之鸟那样弹起。

仍是那个同学，这次他说：“我叫马可。”

又是马可。

金泉忽然想起，另一个马可同她说过，如果有人把一杯热茶倒在她的笔记上，她要原谅他。

金泉不由自主地说："我原谅你。"

"谢谢你宽洪大量，我坐在你身后已有半年，时时偷看你做功课。"

金泉没想到他那样坦白。

他说下去："你做功课全神贯注，喜悦神情像进入冰淇淋店的幼童，我从未见过有人那样享受读书，深为吸引。"

金泉不出声。

"我白天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事，因感学识不足，到夜间部进修。"他放下名片。

他伸出手来，金泉与他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

他问："你怎么看圣女贞德这件事？"

"啊，她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

两人絮絮谈起来，一直说到第一次大战上去。

金泉只觉，马可这名字实在熟悉，但凡叫这个名字的人都对她有益。

这个马可的父母俱在，他还有三兄弟两个姐妹，是个大家庭，叫金泉羡慕的是，一个大姐已经结婚，育有一子一女，周日家中有小孩走来走去，吃中饭时一大桌人，十分热闹，与金泉的孤清刚相反。

她乐意加入马家聚会。

路真是由人走出来的。

## 《情变》

我知道唐有别的女孩，是一个月之前。

那日我早下班，自公司出来，没什么事情可做，便到他家去。我有他家里的锁匙，开门进去，客厅的窗帘拉得很紧，我就有点奇怪，唐喜欢亮光。

把窗帘拉开之后，我发觉茶几放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两三打的玫瑰花。

我十分惊异。我闻闻花，甜香扑鼻，花瓶是水晶的，好重好美，汞是唐屋子里的东西。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心血来潮，买这么多花。

睡房的被子没有摺好，我抖了一抖，替唐整理，他是我未婚夫嘛，做女人总得把男人伺候舒舒服服的。替他拍松枕头，我呆住了。

枕头下滚出一颗珍珠耳环来。

我拣起来。

那是一颗美丽的珍珠，粉红色，一点点小，但是绝对不是养珠。

是谁的?

不是我的东西，我没有耳洞，但是戴不起这样子的耳环，那么是谁的?

另外一个女人。

我将那粒珍珠拿在手中，慢慢的旋转，珠子犹如一块铅似的，重得不能再重。一粒珠子在唐的床上，枕头底下，有一个女人在这里躺过，毫无疑问。

是谁呢?

是个秀气的女人吧?一定是，不然不会拥有这样的耳环。我把它放进口袋里。我什么也没有说，那夜唐回来，我们在厨房做三文治吃，我煎的蛋，他看上去还是很正常，翻阅报纸。

我暗暗注视他。

唐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睫毛长得像假的一样，浓眉，脸上一股倔强的味道，笑起来很温柔。但是……他不应该是欺骗我的那种人。

为什么男人都要骗女人？

我抓着衣服的角落，心里很气忿，但是我爱唐，吵架我不懂，我脸色苍白的想，我还真不懂，如果把他吵不见了，我怎么办？我打算嫁给他的，我打算与他一辈子的。

唐抬起头来，看看我，有点诧异，他微笑问："怎么？为什么如此静？"

"没什么。"我迅速收拾了桌子上的东西，进厨房去一件一件洗乾净。

我发觉我哭了，我希望我有勇气跟他大吵一顿。但是我不敢，那是因为我爱他。

那只耳环是什么时候掉的？她脱紧身毛衣的时候？他吻她耳朵的时候？我刺痛的想。

唐在叫："咖啡好了没有？"

我低下头，原本我只是个做咖啡的人，我真弄不懂：唐不是说爱我吗？他不是说爱我吗？

咖啡端出来了。

唐问我，"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在这里睡？"

我摇摇头。"明天我的工作忙，在你这里睡不好，你这个人，又打呼又磨牙的。"

唐笑。他笑起来还是天真可爱的，我多喜欢他那个笑。

他送我回家。我默默的心痛了一夜。

唐当然不会提到那个女人，我当然也不会提到那个女人。

我以为这偶然发生的事件已经过去了，直到唐生日那天，我一早到他家去，一进门，又见看见那只水晶雕刻玻璃花瓶，一大束玫瑰花。那些玫瑰花又红又软又大。

我那不愉快的记忆马上回来了，我转过头去问唐："这花是什么地方来的？"

"朋友送的。"他愉快的说："来吃块蛋糕。"

"什么朋友？"我问得那么尖锐，像个妒妇。

"你怎么了？"唐诧异的问："你不像是那种人啊。"

“的确是，可是你这束花太美丽了，我想知道哪一个朋友。”我看着他。

唐的面色一僵，只是那么一秒钟的时间，他说：“公司里的同事送的。”

我慢慢的问：“小周小李他们竟变得如此浪漫？”

唐不出声。

我叹口气说：“真难得呢，这些花这么贵，可吃顿饭了。”追问追问，再问下去有什么好处？

唐低头捧起花瓣吻一下，花瓣柔软浓密，像她的唇？

我转到他的睡房里，坐在床头，不出声。

唐高声说：“我那件浅灰色的衬衫熨了没有？”

我拉开衣橱门，看到那件衬衫，是我上星期为他高声说：“熨了。”

可是在衬衫旁边搭着一件猞皮女装夹克，淡咖啡色，我伸手摸，皮料软得像绒布一样，袖口兴肩膀都绣着花，我翻开领子一看，上面写着牌子与“巴黎制造”。

“怎么了？”唐进来。

我一手把衣柜门关上。不不，我不要知道他的秘密，我不要知道太多，他如果要骗我，也是为我好，我只求他骗到底，我转出客厅去。

唐跟着出来问：“我们今天上什么地方吃饭？今天我廿五岁生日。”

我看着他美丽的脸，他真是这么美，男孩子不该有那么敬的脸，那么美的身材。

廿五岁是最好的年龄，他凭什么要守着我这个中人之姿？他有权认识比我更好的女人。

像谁？

像这个穿猞皮夹克的女人。

唐说：“我香烟没有了，你坐一会儿，我十分钟回来，楼下买一包。”

我点点头。

去买香烟？还是去打电话？我又没廿四小时守着他，他什么时候不好打电话，偏要现在这一分钟打？我心中绞痛。唐给了我太多的甜蜜快乐，太多太多的笑声。现在是不是事情要反过来做了？

我“霍”地站起来，重新拉开衣柜，那件轻柔的衣服掉下来，她太不小心了，到处乱掉东西，我拾起衣服，三十八号，穿那么小，骨架一定很细，是个美女？这么豪华的衣服到处乱扔，也不心痛，是个富家千金？

我把衣服再放进衣柜里。我的眼睛睁得很大。唐如果不爱我了，为什么不快快告诉我？为什么要我等待他的判决？为什么？难道他还要在我与她之间作选择？

唐买香烟回来，燃起一枝，划着洋火，他说：“你怎么脸色有点不太好看，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

“最近你仿佛闷闷不乐的样子，如果工作太辛苦，就不要做好了。”他点着了香烟。

我问他：“你最近还是抽那么多烟？”

他看我一眼，不要问这种问题，多无聊，女人们就是喜欢管男人什么时候抽烟，什么时候洗澡。”

我说：“也有不管这些事的女人。”

“是呀？”唐微笑。”

“不爱你的女人。”我赌气的说。

唐笑了。他与他的女人。唐以前的女朋友多，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爱他，我是这么的爱他。你不会知道，他每一个动作，都令我这样开心快乐，直至现在，现在他令我心碎，美丽的男人，美丽的女人，都天生有权叫人心碎，他当然在内。

唐问我：“什么叫做‘画栏十二，少个人同倚’？”

“什么？”我转个头去。

“没什么，是一句词。”他轻轻叹口气。

我心中一动，“你一向中文底子不好，怎么念起词来？”

他抬起头来，“我听人念的。”

画栏十二，少个人同倚。所以她选上我的唐。她有吃有穿有享受的，只不过少个倚栏杆的人，就这样痛苦？她不替别人着想着想？

唐问：“你送我什么礼物？”

“打火机呀！年年送你一个打火机，你年年不见。”

“对不起。”

他附身过来，吻我的额角一下，胸前有一条颈公鍊滑了出来，我看他的眼睛，我说：“多美丽的坠子！”

他很愉快的答：“是的，是一片古董瓷，本来是一只花瓶，打破了，用来镶坠子，很文雅，是不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

我笑，“几时你的朋友们这么的懂得享受了？碎瓷做银鍊子，水晶瓶子放玫瑰花，有事没事吟吟词句？”

唐笑，“来，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去了夜总会吃饭跳舞，我忽然觉得全不是味道。我身上简单的服饰，我太过不会打扮，也不懂得生活，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配不上唐？

唐吃得很多，我们跳舞的时候，他还是把我搂得很紧。那是习惯了，我们在一起一年弘，毕竟有一年多的时间呢“他给我面子，与我共度他的生日。

那一夜之后，我问自己，问了又问，要不要离开他，要不要主动一点，要不要争口气，要不要先发制人，每次决定了，看到他的脸，心中就想，不能这样，给他一个机会。也许那个女人已经走了，也许那个女人不过是一段插曲。

唐对我很好，接我送我，有时候我约会迟到，他从不怪我，一般女人有的毛病我都有，但是我真的爱他，我肯与他过一辈子，我肯为他做家务，我肯为他生孩子。我日渐消瘦，对生活失望，唐看出来没有？唐有没有太快乐了？没有看出我的悲哀？

我们还是过着未婚夫妻的生活，在人家眼睛看来，是逍遥自在的一对，恩爱幸福的一对。

唐有时也会很暴躁，坐立不安。

问他为什么心情不好，他又不说。他的脾气一直不好，所以职位升到某一个程度就停止了，他与人相处很难。

然后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又高兴起是，我在他床底下扫出条丝巾，米色与咖啡色的，上面写YSL。

我想我们真要完蛋了。

他的情绪原本是被她控制住的，她来找他，在他这边过夜，他就这么高兴，然后把高兴传染给我。我成了什么了？虽然我不美丽，虽然我不高贵，但我也是一个人。我干吗及这种气？我为什么不跟他摊牌？伤心管伤心，爱管爱，我有我的自尊。

于是我到他家去。

那只瓶子里又插满了花，他兴高采烈跟我说："今天老板跟我说，我工作能力相当的强，只要遇到适合的——咦，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我说："唐，我很不快乐。"

"为什么？"他转身问。

"因为你不爱我了，因为你有别的女人。"

他一震，站住了。

我把丝巾缓缓的放在茶几上，我掏出了那只耳环，我说："还有一件衣服在你衣柜里。我是个阴险的小人，发现这事已经有些日子，唐，你怎么办，我听你的，你要放弃我，我毫无怨言，但是……让我见见她。"

"你知道了？"唐呆呆的说。

"是的，你爱她？"我问："她是不是一个美女？"

"你错了。"唐说。

"错什么？她常来这边过夜，不是吗？"

"她不爱我，她不会爱我的。"

"她不爱你，却肯跟你同床共枕？"我苦沥的问。

"不，她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你不会明白，她的想法完全不同。"

"她只是画栏十二，少个人同倚？"我问。

“不，你误会了。”唐说：“她要找个人倚栏干，也不会找我，我不配她。你刚刚说要见她，那是不可能的事，她怎么会轻易见人？”

我愤怒得哭了起来，“就因为她条件好，就可以有资格伤害别人？她凭什么闯进别人的世界里，叫别人伤心三年五年，而她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问：“她玩潇洒？为什么我是牺牲品？”

唐却说：“她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要怪，怪我好了。”

我说：“天呀，你居然挺身而出，为她答辩，那么我呢？我怎么办，我虽然渺小得她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也是个人呀。”

“对不起你。”

“你爱上了她。”

“我没有想过可以爱她。”

唐在一个宴会见到她，她喝了酒。唐最恨女人喝酒，但是她不一样，她吸引了唐，她微笑的跟唐说：“你这个眼睛漂亮的男孩子，你有电话号码？”

唐把电话给她，她放进丝绒小手袋里，人就走了，那日她穿件珠灰的纱衣，飘飘拂拂，肩带是水钻的，唐认为她的肩膀几乎十全十美。

三攻之后，她打电话给唐，找上唐的家，手上捧着那只花瓶，瓶子里有花，唐整个人傻掉了，她的秀发如云，皮肤胜雪，又喝了点酒，神态是没话说的。

她听唐说话，也说话给唐听，那夜她没有走。

唐说：“我不能拒绝她，一切事都这么自然，她有那种魅力，她是清晨趁我未醒时走的，这耳环是她那夜留下来的吗？她一直没问过。”

我问：“自那夜后，她爱来就爱？ 爱去就去？”

“是的。她常常那么快乐，有时候带来一盒巧克力，有时候带来了花。她不像是活在现实生活的人，我被她感染得很厉害，但是……她不是可以爱我那种人，我明白。”

“她为什么要找你？”我问。

“她寂寞，我想。”唐答。

“你寂寞吗？”

“不，我有了之后，便不会寂寞了。”唐说。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

唐他沉默了良久，然后说：“我对不起你，我无法拒绝她。”

我明白。唐也是一个人。

“你要想见她，那是不！可的，因为，只有她来找我，我不知道往哪儿去找她，我不想主动找她，那样至少我可以推说，不是我主动找上门去的。”

“你打算一直见她？”

“我无法拒绝她。只要她来，我无法不开门。”

“很好，唐，至少你是坦白的，那么你就得放弃我了，那选择是明显的，我们算是完了。”我站起来。

“我没有希望你原谅我，”唐低下头，“我对不起你。”

我说：“她像一个梦，你是抓不住她的。”

“我很明白。”他说：“但是我没有资格求你留下来，是我对你不忠实。”

“唐，我爱你，我要你快乐。”

“我认识了她，我永远不会快乐了。”唐说。

我低下头，心中伤痛过度，不知说什么话好。

“陪我去喝点酒，最后的一个晚上。”他说。

我点头。

唐把手臂搁在我肩上，像往日一样，吻我的额角。我的额角出汗，这是最后一次吧？我迷糊的想。

我们两个人出去，找到一个大酒店私酒吧，唐竟然没有叫酒，他只叫了咖啡，一杯一杯的喝着，我们什么也没说，话仿佛都已说完了，我哑口无言。

他有点憔悴，是因为想起了她，我看得出他简直是迷上了她，他的灵魂已经被摄走了。

唐忽然之间抬起头来，盯紧了酒吧门口，我跟着他眼光的过去。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她是那么的漂亮。头发梳成头顶一个小小的髻，

拱一枝玉簪，一件白色真丝的上衣，松松的裤子。她与几个朋友一起来的，微笑着，身子柔软地靠在其中一个男人背上。

我问唐，“唐，是她？”

唐听不见我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几乎要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唐这种神情，他像一只受伤的豹，被关在笼子里，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发着绿油油的光。

“唐！”

他低下了眼，“你现在看见她了。”

但是她却没有看见唐，她谈笑自若，有点醉了，那感觉像一片水似的，有些女人像水，有些女人的爱情像水一样。

她没看见唐。

对我来说，唐是一个太阳，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但是她没有看见他。

“来，”唐忽然说：“我们去见她。”他拉起我的手。

我们走近她，她的朋友发觉了，低声提提她，她仰起头来，有点迷濛，却还是微笑着，眼睛像星一样的亮，见到了唐，没有一点诧异，她马上招呼我们坐下。唐紧紧握普我的手，把我的手都抓痛了。

她正在抽一支烟，女人抽烟都难看，但是她却抽得很优雅，她的脸是成熟的，温馨的，却一点没有风尘味道，她的年纪很难猜，恐怕是廿八九，恐怕是三十岁左右，她一直微笑。

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耳朵上，她每只耳朵有两个耳洞，一高一低，戴两付耳环，是小小的钻石，每当她的头微微一动，钻石便闪闪发光。

她问唐：“跟女朋友一起来喝酒？”仿佛她是唐多年的好友，关系纯洁。

唐答：“这是我的未婚妻。”

她只是微微点头，“很好，正是一对。”她声音轻轻的。

我觉得我完全被利用了。

到这种地步，唐还想以我引起她的注意，甚至是一点小小的妒忌，他疯了，她怎么会！这世界上有没有唐，根本对她无关重要。她

要是没找到他，好可以另外去找一个不同的，男人对她来说，无论在何讫，只要拿扫把扫一扫，要多少有多少。

我忽然看到这一面，便原谅了他，可怜的男孩子，他也碰到不如意的事了。

我们坐在一堆，她不停的喝着一小杯拔兰地，对每个人都那么和气，她沉醉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别人无法打进去，人群只是她的点缀品，她不会跟他们真正混在一起。不会。

难道唐还看不出这一点？

我镇静的问："我们该走了吧？"

唐苍白的看我一眼。

我勇敢的微笑，"走吧，她不会看你的。"

唐站起来，我们告辞。

她只点点头，又好像要挽留我们，始终没说什么话。

结果我与唐还是走了。

街上的空气比较清新。

我说："你的女神对你不怎么样呵？"

"不要笑我。"

"她的确很美丽，不是五官的美丽，是那种神态与气派，她是谁？你知道吗？"

一定是什么有钱人的太太。

唐不出声。

"你认为她还会找你？"

"我不会再见她。"

"我不相信。你的情绪现在完全控制在她的手中，她来敲门，你决不会不开，问题是她会不会再来？"我笑了。

唐转脸愤怒地看着我。

我并不害怕，我说："你做错了，你知道你自己的地位吧？我祝你快乐，唐，再见。"

我扬手叫了一部街南，车子来的时候，唐替我拉车门。

唐不明白，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我这样的，只要希机会，便会好好结婚。

另一种是他女神那样的，独自风流自香，他是碰不到的。

我的决心比唐强，我决定以后都不要再见到唐了。唐没有自尊，我有自尊。

但是日子变得这样无聊，晚上睡不着，白天做着梦，迷迷糊糊的，除了心痛之外，什么也不觉得，我好想长长的睡一觉，醒来之后，已经忘记唐这个人了。

要等来生，来生我一定会忘记他。希望还是有的。

唐并没有再来找我，一年多的快乐，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心血，就这样子消失无踪。

我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新的男朋友？

还是等创伤复元了再说？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偷偷的回到唐的屋子去，我还有他的锁匙。

屋子里很凌乱，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了，他显然无心收拾，那只花瓶还在那里，但是花已经谢作一团一团，乾枯的乾枯，掉的掉，她没有再来？

房间比客厅还要乱，床单已经很久没换，脏衣物堆在一堆，他的心情也不好，但是我为他，他为的是别人。她显然没有来过。

我为唐做的事情，唐认为不重要，随便找一个女人都会为爱人整理衣服，服侍得他舒舒服服。唐所以要追求虚无飘渺的女人。

我坐在空屋子中良久，才慢慢站起来离开。

他不会晓得我来过，他永远不会晓得。为了以后不再来，我把锁匙放在一只信封里，寄了出去还他。我有时也把持不住自己。

我尊重唐的选择，虽然那是多荒谬的选择，但我还是尊重他。他要无边无涯的等待一个女人，就让他等好了。她来了，他欢欣，她走了，他等待。我觉得唐也是伟大的，他那样的倔强，竟为一个女子这样子，还真不容易。

就这样子，我为唐消瘦又消瘦。

我真没想到在咖啡厅碰见他了，就与三四个女同事去喝咖啡，看见他与一个男朋友坐在一起，我一眼就看见他了，他坐在那里，瘦了很多，脸上几乎看不见肉，一双眼睛因此就更漂亮，他的鬍鬚也没刮乾净，头发长了。

我怔怔的看着他，是的，我还是爱他的，我爱他。

身边的朋友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见了，耳中脑中眼中只有一个他。

他抬起头，也看见了我，先是一怔，然后他缓缓站立，走过来，我也跟着一站，鼻头发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轻声问："你好吗？"

我点点头，也问："你好吗？"

他也点点头。

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好，可是又能够说什么呢？

他的眼睛忽然红了，我怔怔的看住他。

然后唐说："她以后没有再来。"声音小小的，像对一个好朋友倾吐他的心事。

是的，我的确也是他的好朋友，这件事的始末我最清楚，我若不同情他，谁同情他？

我点点头。

"可是明日又是另外一天，"他苦笑，"明攻我还有希望，我会等她，我不后悔。"

我点点头。

"谢谢你。"

我不出声。

"你为什么把锁匙还给我了？你恨我？恨我也是应该，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爱我，你为我好，可是——"

我发觉在座的人都在听我们说话。

我说："唐，我明白。

"那……我过去了。"

"唐，我只希望你快乐。"我说。

“谢谢你。”

他走过去了。

我坐下来，眼泪滚滚流下，忍都忍不住，自然有人递上手帕，然后我自动的要走，她们并不留我。

我走到街上，叫了一部车回家。

只仿佛是昨天的事，我到唐的家去，为他整理被褥，拍两下枕头，落出一粒珍珠耳环。

有很多人，破坏了人家一生幸福，却还不知道，仿佛他们天生有那个权，比别人高一等，主宰别人的笑与泪。我与唐运气不好，碰盹这么一个女人。

唐说他不后悔，他要等她，即使一个月见一次，也够了，一个月不能见到，一年一次悖可以。但是我与唐之间是完了，即使他等得心灰意冷之后，再来求我回去，也已经太晚太晚。感情就是这样子。

我会痛苦很久很久，他也将会痛苦很久很久，但是我们始终会恢复的，到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还是我们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认识过?

我只知道，事情是那一天开始变的，那一天，我不该到唐的家去，去为他整理房间……

那珍珠耳环。

我想我以后是不会再戴珍珠耳环了。

## 《千术》

孔少亮与同事李宗正一起步入地下铁站。

少亮既兴奋又担心，“世瑛约我周末去见她父母。”

李宗正也替他高兴，“那多好，快快拉上天窗，大家等喝你的喜酒。”

少亮笑得合不拢咀。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背后怯怯地喊：“先生，先生。”

转过头去，是一个穿校服的少女，背着书包，神情徬徨。

少女关切地问：“什么事？”

李宗正却已挡在他面前，“小姐，我们不认识你，警察就在那边，或许，他可帮你。”

那少女连忙摆手，“不不，家人会骂我，我丢了钱包，没有车钱，回不到学校，今日又一早测验，先生，可否借我十元车费，一定归还。”

李宗正笑起来。

这是都会中至常见的千术，没想到叫他们遇上了。

李宗正拉着孔少亮就走。

少亮却已经打开皮夹子取出十元，递给那少女，“不用还了。”

那少女接过，道谢而去。

李宗正埋怨，“少亮，你这人判断力好差。”

少亮微笑，“无所谓啦，江湖救急。”

“这种童党四出活动，一日赚千儿八百，专向愚夫笨妇下手，没想到你也会乐意捐献。”

“也许，她真是欠十元车资。”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滥好人。”

是，孔少亮是那样一个人，他在细节上不甚与人计较，得过且过，又喜让步，表面上看，是有点吃亏。

他轻轻说：“世瑛就是喜欢我这个脾气。”

李宗正叹口气，“希望你蠢人蠢福，过得了她父母那一关。”

少亮不语。

马国威先生夫人正是他俩服务的银行董事之一，马世瑛来实习之际，遇见孔少亮这愣小子，一见锺情。

到今日李宗正还悻悻地道：“孔少亮你不知走什么运。”

各人修来各人福，信焉。

他俩也算是有为青年，谁也不会刻意去追求千金女，可是，女友家里环境好，却求之不得。

边走边谈，到达办公室，少亮约了一个老同学午膳，两个站，乘地下铁最快。

在月台上，又听到怯怯的声音，“先生——”

少亮转个头来，看到那女孩的脸，无比失望，那正是早上向他讨十块钱的少女，仍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并且，她已经忘记孔少亮的面孔，又趋近乞讨。

“先生，我丢了钱包，无法回家，请借十块给我，一定归还。”

少亮没好气，“小姐，今晨八时十五分，我在总站已经借过十元给你。”

那少女一听，还来得及吐吐舌头，转头飞奔逸去，地车站人挤，兼四通百达，根本没办法追。

少亮有点气馁。

这件事简直反映了人生：所有人都不可靠，直至证实无辜，还有，骗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你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周末，去马家赴约，该什么打扮？

李宗正嘱他特地添整齐服饰，少亮却决定做回自己。

穿上名贵西装不自然，并且，如果马家真的对他冷淡，他也不想勉强。

他把头仰一仰，孔少亮，专业人士，家境小康，条件也不差。

话是这样说，星期六下午，他还是换过三件外套才终于出门。

世瑛打电话来，“别迟到，父亲最准时，这样好了，我来接你可好？”

“怎么可以叫女朋友管接管送！”

他提早廿分钟出门，决定乘地车转计程车。

心情自然有点紧张，他并没有买礼物，猜想马家上下并不在乎一盒巧克力，空手反而舒服。

这次去，是看家长，以及被家长看。

正沉思，有人在背后叫他：“先生，先生。”说的是英语。

他转过头去，那少女松口气，“呵你会英语。”

“什么事？”

“我刚从外国回来，不谙粤语，逛街时被小偷扒了钱包，无法返家，无法返家，先生，可否借一百给我，我一定归。”

少亮边听啧啧称奇，同样的伎俩，经过簇新包装，端的华丽。

所以要价不同，需一百大元才能打发。

他叹口气，“那边有警察，我代你报警可好。”

“我稍后会到派出所报失。”

“我代你打电话给家人。”

“他们全体不在家，老佣人不会听英文。”

孔少亮大可调头走，但是，他是一个出奇乐观的滥好人，他认为人间有情，好人比坏人多，他愿意再误信人一次。

“这里是一百元，这张是我名片，如果你有诚意，可把钱寄还给我。”

少女笑了，“你是唯一信我的人，先生，他们都当我是骗子。”她转头走了。

少亮准时到达马宅。

门一开，世瑛为他介绍父母，马先生夫人态度热情，接着，一名少女自他们身后转出来，孔少亮一看，呆住了。

那正是在地车站用英语向他讨一百元的女孩子，她手上还扬着他的名片。

世瑛笑道：“我表妹嘉慈，美国出生，不谙粤语。”

看，好人有好报，孔少亮这次见家长，不用说，也顺利过关。

# 《礼物》

这是一间酒店套房。

门铃一响，马志铃便站起来去开门，走过一面镜子，她照一照倩影。

镜中我她真看不出已经三十出头，发式 、化妆 、都时髦明艳，一件吊带黑色晚装衬得身段更加美好，她叹口气，说声“来了”。

门外的他手中拿着一束紫色的毋忘我，一见马志铃，便熟络地说：“生日快乐。”

志铃也轻快地笑，“请进，随便坐。”

她拎起银制香槟桶。

没料到他就站在身后，高大英俊的他有一双热情的眼睛，“让我来。”

他熟练地噗的一声开了香槟瓶子，把酒斟入水晶玻璃杯子，“祝你一年胜一年。”

志铃笑，“没想到你那么会说话。”

“我是真心祝贺你。”

两人坐在舒适的大沙发里，柔和的灯光，轻盈的音乐……酒香 、花香 、真是一个好夜。

他感谓，“难怪现代女性都不愿结婚，独身生活如此曼妙，何必自寻烦恼。

志铃把酒杯搁在唇边，“我在寻找的真爱。”

“小姐，你知道世上并无那样的事。”

志铃黯然，“那么，至少也让我心跳。”

他忽然笑了，“我有叫你心跳吗？”

“有，一开门，我面孔就微微发烧。”

“听到你那样说真是高兴，来，让我们跳舞，莫负良宵。”

志铃说：“我不急于找归宿，我只想在下班后与一个志同道合的异性快快活活地共度良宵。”

“嘘，别再说话，专心跳舞。”

他轻轻搂着她的腰，把她拉近，咀唇就在她耳边，她一直喜欢他那样头发稠密肤色微棕的英俊男子，话不多，可是能叫她笑，会跳舞，懂得讨好女性。

他轻轻在她耳畔问："最难忘一次舞是在几时？"

志铃吁出一口气，"我很少跳舞。"

他诧异，"时间用在何处？"

志铃苦涩地答："读建筑系竞争很大，毕业后又东征西讨，不过，慢一慢，大学里是有那么一个人，在某年除夕晚会里，称赞我跳起舞来轻如一根羽毛。"

"看，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回忆。"

"你呢？"

"我？"他满意地笑，"我是享乐主义者，我生命中每一分钟都是美好的。"

他不再说话，脸贴着志铃的脸，随着音乐轻轻哼，也许是酒精的效用，也许是他的魅力，志铃松弛下来，把额角靠在他肩膀上。

他吻她的颈后。

她轻声抱怨，"痒，"深深吁出一口气。

他说："较早时候，我叫人送了一个生日蛋糕来。"

志铃温柔地说："再漂亮的蛋糕吃了也会发胖。"

"节食永远在明天开始。"

志铃仰起头笑。

他凝视她。

她问："你在看什么？"'

"像你这样漂亮潇洒的女子，真不愁寂寞。"

"外头那些人统统精刮厉害，比家势比身价比财产，没意思。"

"感情可以培养，要求不宜太苛。"

志铃笑了，"来，蛋糕在房里。"

她牵起他的手，他与她走进房间，故意伸脚去跸一跸她的鞋跟，她一个踉跄，他顺势与她倒在床上。

他的鼻尖离她只有一两公分。

他笑问："蛋糕，抑或是我？"

她想一想，狰狞地笑，"很快就轮到你。"

他有点失望，轻轻放开她，要淑女撤消这一道防线是比较困难。

夜渐渐深了，已经开了第三枝香槟，他脱下西装外套，身上只余一件白衬衫，薄如乳膜似贴在他强健秩身上，志铃不禁伸手去摸他胸膛，更充份明白性感同暴露一点关系也无。

志铃说到好最遗憾的事，最愉快的经历 、以及至得意的成就。

他笑笑说："都与事业有关，都因为在敌人面前出净一口乌气。"

志铃愣愣地，她怎么没想到，他说的都是真的。

"小姐，你没有生活，你只有工作，那真是惨事。"

"胡说，财富地位，一切都由工作带给我，我当然重视工作，把工作放第一位。"

他立刻温柔地回答："你说得对，我道歉，"他拥抱她，"这不是任何人的责任，这是社会的错。"

志铃嗤一声笑出来。

她有点倦意，伸一个懒腰，神情娇佣。

他轻轻问："可要我留下来？"

她摇摇头，为了表示意旨十分坚定，她再摇一次头。

他有点不太置信，这还是他首趟遭到拒绝。

只见她取过手袋，打开，掏出几张大钞，塞在他手中，"多谢你的服务，这是小费。"

他只得耸耸肩，"谢谢。"

披上外套，收拾心猿意马，他拨一拨头发，潇洒地笑道："下次找我，打电话到伴游社，请指定叫菲腊。"

志铃点头，"我知道。"

他朝她微微欠身，开门离去。志铃双臂抱在胸前，背靠在门上。

三十六岁了，没有男伴，这是好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为什么不呢，这个晚上过得非常开心。

室内一片静寂，志铃怔怔地又站了一会儿，披上大衣，挽起手袋，也准备离去。

像她办事那么认真的人，走了前不忘熄掉所有的灯。

## 《入梦》

甘子文来到休憩中心，服务人员与他已经十分熟稔，微笑着欢迎他。

“甘先生，可是十七号房？”

甘子文点点头，交出他的会员证。

服务人员把一枚锁匙给他。

他向走廊那一头走过去。

另一名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来寻梦的人越来越多。”

原先那服务生说：“现实生活太过枯燥紧张苦涩，谁发明了这机器，也真是造访人群。”

电话响了，他们终止闲谈，去忙他们应忙之事。

甘子文走到第十七号房间，用锁匙打开房门走进去。

白色小房地产没有窗户也没有家具，只有一架小小仪器及一张安乐椅。

甘子文每次来，都找十七号梦。

戴上仪器，他便会进入那个指定的梦。

说得简单点，梦境似一段事先拍摄的影片，景 、时 、人，都是固定的，次次一样，只不过靠先进科技，选择做这个梦的人可以走进场地，与梦境结合。

甘子文的肉身当然不能走进机器，可是他的思想却可以前去与梦境会合。

与真的梦一样，不过是人工梦。

甘子文特别喜欢十七号，因为女主角相貌娟秀，性格温柔，而场地也比较特别，那是一个温馨的家。

对独身的他来说，美梦正该如此。

他锁上门，用同一管锁匙开启仪器，坐到安乐椅里，把仪器套住头上。

梦境几乎马上开始，那叫嘉淇的可人儿迎上来，笑容甜美而真挚，“工作辛苦吗，今天有无特别之事发生，先喝一杯热茶，今晚，做

了你喜欢的笋烤肉。”

甘子文松一口气，握住嘉淇的手，“你是我唯一的盼望。”

嘉淇凝视他，“是，你时时入这个梦。”

甘子文一怔，咦，这句对白，是原来剧情上没有的呀，谁知道，也许是新近加插的小变化，以免顾客日久生厌。

于是他说：“我一直向往有温暖的家，我是一个孤儿，在社会上地位低微，无亲无友，生活凄清。”

嘉淇笑：“成家立室好了。”

“谈何容易，到什么地方找你那么温柔的贤妻，真是做梦。”

嘉淇替他按摩肩膀。

甘子文闭上双目，唔呀一声，表示享受。

“现实生活，真是艰辛。”

“可不是，”甘子文叹息，“付出努力，受了气，吃了苦，找到生活，已不能抱怨，有时，犧牲了尊严，招致侮辱，亦不敢吭声，想起来真觉辛酸。”

甘子文笑道：“如果一直留在梦里陪伴你就好了。”

嘉淇一楞。

甘子文挥着手，“把这个家占为己有，使你完全属于我，那多好。”

嘉淇微笑，缓缓说：“你知道梦的规矩。”

“是，梦是梦。”甘子文搔着头皮。

“先吃饭再说吧。”

“嘉淇，别的客人有无牢骚？”

嘉淇迟疑一下才答：“没有其他客人。”

甘子文诧异，“你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梦，所以十分寂寞，说明书上这样形容第十七号梦：嘉淇，小家庭主妇，会在一间公寓内使你宾至如归……谁要做这种梦？人客多数喜欢寻找刺激。”

甘子文呆住了，他没有想过世上竟有怀才不遇的梦。

“子文，我想不久将来，他们会把我这个梦自目录中取消。”

甘子文张大了咀。

嘉淇叹口气坐了下来，“我们电子仪器间有感应，我已听说有此可能。”

“不，我不舍得你，嘉淇，我愿终身与你厮守。”

嘉淇看着他，微微笑，“真的吗？”

“千真万确。”

“还有其他许多好梦等你去接触呢。”

“不，我知道我只属于你这个梦。”

“你考虑清楚了？”

“我入梦来见你，已有一年光景。”

嘉淇颌首，“我数得很清楚，共有五十二次。”

“嘉淇，教我怎样做，我不想失去你。”

嘉淇轻轻说：“这次，你永远不能离去。”

“我明白。”

“你回去再仔细想一想。”

“请你成全我。”

嘉淇叹口气，“我是一个孤清的梦，不得不自私一点，子文，你下次来的时候，用一把小刀，把仪器左上那两颗螺丝旋松才可戴上即可。”

“就那么简单？”

“是。”

第二天，甘子文又来了，神情既紧张又兴奋。

服务员有点诧异，不过，照样把十七号锁匙给他。

甘子文在走廊拐弯处消失。

服务员低头整理文件，忽然之间，红灯亮起，警号呜呜作响。

他大惊失色，“十七号，十七号出了事！”

两名工作人员匆匆奔到十七号房门，用百合匙开了门进去。

他们连忙截断电流。

只见甘子文端坐安乐椅上，动也不动。

一探鼻息，服务员颓然，“太迟了。”

“去年第四十一号机器也发生过同样意外。”

“连做梦都有危险。”

“快向上级报告，作全面调查，记住，该名顾客由于心脏不胜负荷而发生意外。”

## 《失忆》

于印权苏醒之际，先是看到白茫茫一片，接着，景象渐渐清楚。

啊，他躺在医院病房里，前尘往事，渐渐纷沓而至。

第一个感觉是，原来，他没有死去，接着，他想，真意料不到假死也如此平静舒畅，即使不醒，也不是损失。

他轻轻转过头去，只见病房里坐着一个年轻的看护，她一手拿着本小说在读，另一手把苹果送进咀里，卡嚓一声咬一口。

那清脆响声叫于印权回忆起出事当晚的情形。

婀娜也喜欢不削皮地吃苹果，那天晚上，她吊儿郎当地同他摊牌。

“于印权，我手中有你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拿到商业罪案组去，足以叫你身败名裂，现在不过叫你拿一亿出来摆平，真正便宜了你。”

婀娜是他女友，不知怎地，她一直连名带性叫他于印权，声音娇柔存心讨好之际，有种特殊的媚态，可是脸拉下来直呼姓名，完全似反面不认人。

于印权记得他铁青面孔问：“好让你同张三挟带私逃，双栖双宿？”

“正是。”婀娜得意洋洋。

张三是于印权手下的一名亲信，是他活该，他不应在一个喝了太多的晚上，把张三带到小公馆去炫耀他美丽的外室。

“张三不会善待你的。”

“那是我的事，我若降不住他，与人无尤。”

“证据在何处？”

“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连张三都不知？”

“我不会那么笨。”

她要先取得现款，才肯以证据交换，一亿元分五张银行本票支付，可是婀娜节外生枝。

在驾车赴她家途中，她忽然说：“东西要星期一才能给你。”

“什么？”

婀娜手中拿着一只苹果，清脆地咬一口，“张三想得到你那董事位置已经长远，你星期一宣布退休吧。”

于印权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迫虎跳墙，他不顾一切，生了同归于尽的念头。

他把车子朝县崖边剷下去。

想到此处，他伤心若绝，不由得呻吟一声。

看护听到这一声叹息，立刻站起来，一边按铃唤人，一边前来探视。

“你醒了？”

于印权茫然看着她。

“你昏迷了一个月，如今殖醒，真正幸运。”

医生匆匆入来，“赶快通知他家人。”

于印权呆呆地任凭医生检查。

“糟，病人毫无反应，似是失忆。”

于印权不想开口说话，他自觉气数已尽，声音已经传进房门，肥大的身型打横那样撞进来，跟在她身边的二子一女，以及律师老陈。

于印权索性闭上双目。

他发妻扑到床头来，“你醒来了？天有眼，叫那狐狸精独自赴黄泉，”

她大力拍着手，“医生，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大儿子挤近床边，“爸，你说个国际大厦那六个单位属于我，二弟偏不相信，你趁现在清醒，同陈律师说清楚，他已带了屋契来，此刻就可签署。”

二子连忙大声道：“那么，东兴企业我应占大股！”

女儿不甘后人，“爸，我下月结婚，嫁妆尚未有着落，我不欲叫甘家看低，起码拨两亿到我名下。”

医生见这一家人如此喧哗，不禁大怒，沉声说：“病人尚未脱离危险期，请噤声。”

谁知于太太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对牢天花板长啸，“贱妇，看到没有，我仍是于太太，哈哈哈哈哈，我仍是于太太！”

于印权呆若木鸡。

他无限疲倦，说不出的厌憎。

原本婀娜没有从车子里爬出崖去。

车子飞坠时该刹那他听到她的尖叫声。

她真伤透了他的心，在那么长一段日子里，她一直把他当他一件交易 、一宗买卖来做，她对他，一丝感情也无，他只是一名冤大头。

第二天早上，医生群开会。

“全体报告已经出来，结论如何？”

“病人左边身子瘫痪，需长期护理。”

“他似对往事毫无记忆。”

“是，对目前情况亦没有半丝反应，看见亲人，十分错愕。”

一位医生忽然置评：“如果我有那么可怕我一班亲人，我也吓得马上失忆。”

大家都笑起来。

于印权并没有出院，过两日，他的老伙计阿柳来看他。

那老实人轻轻坐下，看着轮椅上的印权。

“于先生，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老柳自顾自说下去：“那张三勾引了地产商梁振悦的老婆挟带私逃到温哥华去了。”语气十分宽慰。

于印权仍然不出声。

“于先生，最怀的已经过去，你好好休养，我过两日再来看你。”

那老好人悄悄离去。

漂亮的看护进来，“吃过早点了？我推你出去到花园走走，今天天气好，有太阳。”

她温柔地替他加上一件外套。

接着说：“医生判你失忆，明日，你将转到疗养院去接受诊治。”

真是，那样可怕的记忆，要来作甚。

## 《证据》

文家在亲友间出名势利。

文甘棠做生意发了一点财，把妻女纵容得眼睛长在额角头，阶级观念清楚摆在面孔上，与伙计 、工友对话的时候，永远不看人，手闲闲地翻报纸，咀缓缓说话，身体语言充满轻蔑，自以为威风，实在无礼之至，暴发气焰表露无遗。

文家两女一子，只有文雪仪性格比较随和，同她姊姊荣珊截然不同。

雪仪在大学二年时认识了王结良，非常投契。

王家环境普通，文家嫌弃，啧啧有声。

会得发财的人自然明敏过，文甘棠对妻子说："你若反对她，她一赌气，立刻反叛，做场好戏你看。"

"我不信。"

"那你尽管试试看。"

文太太不敢，"那王某有甚么好。"

"这事只好用绵功。"

文太太说："嘿，至少把雪仪送到外国去。"

"上回林太太也那么做，结果女儿嫁了黑小子，她明年就要抱黑孙了。"

文太太为之气结。

"过三两个月，她自然会移情别恋，别结新欢。"

可是一年过去，文雪仪并没有疏远王结良，二人进了一步，开始谈婚论嫁。

文太太这一惊非同小可，联同长子大女，与雪仪开家庭会议。

"你大哥大姐尚无对象，你不宜抢先，大学还未毕业，此事最好押后。"

雪仪陪笑："妈妈好似一直不喜欢王结良。"

荣珊插口，"王家住在那种一梯六伙的屋邨里，小妹，你不会习惯的。"

“我又不打算同他家人住。”

大哥锐基反应迅速，“那么，他是贪图你的嫁妆。”

文太太瞪着幼女面孔。

雪仪急辩：“他不是那样的人。”

文甘棠冷冷说：“是吗，我们再看，对人不可尽抛一片心。”

雪仪下不了台，站起来回房去。

文太太说：“邓子豪前天才问起雪仪，人家一表人才，家长是新加坡国置地董事，同这样的人攀了亲家，那才放心。”

荣珊微笑，“人家会说妈妈贪钱。”

文太太冷笑，“我自己的钱是吃利息八辈子都用不完，我贪钱？”

文锐基沉吟，“凡事讲证据，空说无凭，找个私家侦探查一查这个穷小子。”

这其实非常奇突无礼的一个决定，可是嚣张的文家诸人居然同意进行。

三天后。

荣珊冷冷对妹妹说：“王结良并不是老实人。”

“你说什么？”

“你对他那么好，他却一脚踏两船，我告诉你，天天有个漂亮女孩，在某屋邨地下铁路站等他。”

雪仪起了疑心，“你怎么知道？”

“是私家侦探的报告。”

“你们找侦探查他？”雪仪头上似淋了一盘冷水。

“总要有人揭他的底，拆穿他的企图，你说是不是。”

雪仪不相信双耳，年轻的她手足无措，泪盈于睫，荣珊打击了妹妹，得了很大的快感。

王结良发觉有人盯梢，开头以为多心，稍后，肯定他是目标，手快眼明，一手捉住那手里拿着相机的人。

“一起上警局去说清楚。”

“喂喂喂，我不过听差办事。”

“谁命你来？”

“陈氏侦探所。”

“谁委託你？”

“文甘棠。”

王结良愣住，胸口犹自中了一拳，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侮辱，他茫然站着。

那私家侦探见他神色有异，反而关心地问他：“喂，你没事吧。”

王结良转身走开，是他自取其辱，是他不点不明，他深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看着天空，忽然有了取舍。

他把女友约出来面谈。

听到分手的要求，文雪仪发歗。

王结良轻轻说：“本来，我应设法赚取你家人信任，终有一日使他们接受我，可惜，那是何等艰巨的工程，我还有学业事业以及家人需要照顾，故此，我选择知难而退。”

雪仪绝无地看着他。

他轻轻说：“再见。”

雪仪回到家中，一声不响，收拾行李。

文太太急问：“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雪仪铁青着脸，“搬到宿舍去。”

“先静一静，看了证据才说好不好？”

“什么证据？”

“侦探说，有一个漂亮女孩子天天在屋邨车站接他返家，你不想看看那女子是谁？”

门铃一响，有人送包裹上来。

文太太得意洋洋高举一只油皮纸大信封，“你们统统过来看过究竟。”

雪仪想走开，被大姐一手拉住。

信封拆开，抽出一叠放大照片，相中人清清楚楚，是一对两情相悦的年轻男女。

照片拍得好极了，自然清晰，像煞生活照。

男主角是王结良，女主角并非别人，却是文雪仪。

根本没有别人，天天在车站等男友回家陪伯母吃饭的，正是她本人，她一直没敢说给势利的父母听。

文家上下呆若木鸡。

雪仪拎起行李打开大门。

“请恕我搬出去住，我想透透气，过比较正常的生活。”

大门嘭一声关上。

## 《殴打》

刘子豪律师应邀到陈府，是经好友殷继源介绍。

“子豪劳驾你去见一见马嘉琪女士，她需要你帮忙。”

情况已经很怀。马女士于先一日报警，投诉丈夫殴打。

陈府在山上，那天大雾，幸亏车子一到，已经有佣人迎出来。

刘子豪随工人进屋，只是女主人背着门坐在会客室里，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

刘子豪看见她的面孔，呆住了。

她毫无疑问遭到毒打，脸的左边如爆开的石榴般，斑驳缝线触目惊心，两只眼睛都肿起，只能仰起头勉强视物，脖子上有手指大力掐过的瘀痕。

刘子豪怒火中烧，在人类所有的劣行中，他至恨虐待妇孺。

他按捺着火气，轻轻说：“马女士，我来了。”

他将尽力帮她打这场官司，务必叫那渣滓罪有应得，身败名裂。

马女士指一指沙发，“请坐。”

刘子豪坐下，自然有佣人斟上香茗。

他看不清马嘉琪的脸容，可以想像，平时她必五官清秀。

她声音还算镇静，“刘律师，这已是我第二次婚姻，我本期望它长久。”

可是，有些女性终身运气欠佳。

刘子豪静静等待她把话说下去。

她吁出一口气，“继源说你是此类官司专家。”

“我尽量为受委屈妇女争取。”

“我已经在警局备案。”

“你做得很好。”

“他时时无故殴打，我实在替自己的性命担心。”

刘子豪同情地颔首。

马嘉琪声音渐渐低下去，几乎细不可闻，可是仍然似油丝似钻进刘子豪的耳朵："刘律师，请帮我撤消控诉。"

刘子豪自沙发怔跳起来，"什么？"

马嘉琪无限悲怆："请你见谅……双方家长的颜面，他在商界的声誉……只得如此。"

刘子豪压抑激动情绪，"那就因为妇女懦弱，才纵容这等狂徒为所欲为。"

"我知道。"

这时，忽然有一七八岁小女孩走进来，"妈妈"，她依偎在她身边。

马嘉琪泪如雨下。

刘子豪轻轻问："是为了女儿吗？"

"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他的孩子。"

刘子豪长长叹口气。

"刘律师，请告诉警方，我喝醉了酒，自楼梯上滚下来，撞到镜架上，以至头脸受伤。"

"马女士，我还是觉得——"

"刘律师，请照我的意思做，相信我，我别无选择。"

刘子豪无奈，站起来，欠一欠身，"是，我会替你办妥，请放心。"

他出门时，刚巧遇着马女士的丈夫陈国洲返来。那面孔长得似蟹一般的人只有眼角嘲弄地瞄一瞄他，充满蔑视，异常嚣张，像是在说：法律，法律能把我怎样！

刘子豪感慨万千。

他很快摆平了这件事。

但凡当事人不承认的，统是谣言。

在他们的社交圈中，一定已经引起了若干涟漪，可是马女士隐瞒得法，慢慢可望平伏。

殷继源摇摇头，"嘉琪这一着又错了。"

刘子豪不出声。

“我担保还有下一次。”

刘子豪轻轻说：“控诉丈夫，必定是个毒妇，还有，家丑不可外扬，况且，也许是犯贱讨打，基于世俗观点，她不得不息事宁人。”

“嘉琪本是可人儿。”殷继源有点哽咽。”

刘子豪看出端倪，“她如果出事了，你可愿意照顾她吗？”

“我从未停止爱过她。”

只是阴差阳错，他俩有缘无份。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刘子豪半夜被马嘉琪的电话唤醒。

“刘律师，请你立刻到舍下来一趟。”声音浑浊不清。

刘子豪答：“我二十分钟可以赶到。”

他马上更衣出发。

马女士在等他。

她满面血污，咀唇肿起破裂，双目如熊猫。

刘子豪心战胆裂，“我立刻送你去医院。”

马嘉琪掉了门牙，血流如注，挣扎含糊地说：“不，我已报警叫救护车。”

“是。”

“控告他殴打。”

终于聚集了勇气。

刘子豪一边伤痛，一边宽慰，他一定会帮她摆脱这只禽兽。

陈国洲殴妻终于通了天，他歇力否认，可是输了一仗，需对马嘉琪作出极大赔偿，他们离了婚。

刘子豪唯一遗憾的是，这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商业社会，钱可遮百丑，不愁没有人同陈国洲结交。

“谢谢你，刘律师。”

伤势痊癒后的马嘉琪脸容秀丽。

“应该的。”

“或者，你想知道，这一次，陈国洲并无殴打我。”

刘子豪又跳起来“什么？”

马嘉琪语气悲凉，“我趁他熟睡，故意自楼梯滚下来，撞倒镜架，造成伤势。”

刘子豪张大咀合不拢，“为什么？”

马嘉琪握紧拳头，“我一定要摆脱他，我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再下去我会发疯。”她喘息。

“不要紧，一切已成过去，你不会再有噩梦。”

“刘律师，一日，我自外返家，听到女儿哭泣，在书房中，我看到他的手，探进小孩的衬衫里。”

## 《变身》

警车呜呜赶到现场，警员跳下车，一眼看到路灯下阴沟附近伏着一个女子。

凭经验，已知没有生命气息。

接着，黑车与法医官也赶至。

戴着手术手套的手轻轻将女子翻过来。

她的面孔是苍白的，双眼紧闭，面色出奇地安详，可是头顶部份黏满血浆。

法医说："受重物敲击致命。"

她身上穿着暴露的廉价衣服：红色缎子荷叶短裙，黑色鱼网袜，一双金色高跟鞋。

一名警察说："神女。"

"看，"年轻的女警王朗心说："她的手袋在那边。"

"也许有身份证。"

王朗心走到手袋附近，小心翼翼拾起来。

她看到手袋上名牌字母标志，奇怪，皮质触手柔软，做工考究，不像是冒牌货，一个在红灯区酒吧留连的流莺，怎么会用这种手袋。

她拉开拉链，手袋内井井有条，有一串锁匙，少许现款，一只粉盒，一管口红。

王朗心讶异，这不是一个烂女人的手袋。

然后，她看到两金色信用卡。

她抬起头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她找到了身份证，上面写着庄雪英，相片上的人端庄媚秀，年龄：廿七岁。

王朗心叫她上司："请过来看看。"

警员走近。

"还有一张教师证。"

"什么？"

“死者是一名教师，在国际幼稚园任教。”

警官呆住，半晌才说：“这件案子交给你了。”

这时，女子遗体已被放上担架预备抬走，王朗心过去看她最后一眼，一点不错，洁白娟秀的面孔，逐家进去打探。

“见过这个女子没有？”

她穿着制服，酒保哪敢待慢，立刻合作，看了看照片，“有，时时来，通常坐在那个角落，喝威士忌加冰。”

“一个人来？”

“是，可是遇到到有人搭讪，会即时一起离去。”

“通常是些什么人？”

酒保啼笑皆非，“当然是男人啦。”

王朗心不出声，内心恻然，不认识的男子……低级酒吧……寻欢……

酒吧喃喃道：“上得山多，一定出事。”

“今晚她偕什么人离去？”

“有伙计说是一名外国人。”

“请他到派出所做一个拼图。”

王朗心偕同事找到女子的住宅去。

“通知了她家人没有？”

“一个姐姐，已婚，两个孩子。”

女子独居，小小住宅收拾得异常乾净，一点异样之处也无。

衣橱里挂着考究大方棕黑灰三色的套装。

“找得仔细点。”

“有了。”

暗格嗒地一声开启。

王朗心看到了颜色，里边挂着的正是她被发现时那种衣着：电光紫、艳红、翠绿、明黄。

“天呀，此女有双重性格！如鬼医一般，是一名朴素端庄的幼稚女教师，晚上，摇身一变，化身神女，专往酒吧兜搭异性。”

这种生活，不知已持多久，如果不出事，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这里有一本记事簿。”

朗心连忙过去翻阅，一页一页上，只有两个字：寂寞。

朗心见过不少恐怖场面，可是数这一次最毛骨栗然。

她啪一声合上本子，“走吧。”

最后一站是国际幼稚园。

校长迎出来，神情略见萎靡。

“庄雪英是本校最好的老师，负责任 、有爱心，深受家长及学生敬爱。”

“可否带我到她的课室去？”

“请跟我来。”

国际幼稚园是间贵族化私营名校，课室宽敞明亮，班上共有十来廿个五六岁幼童，个个活泼可爱。

王朗心找到角落一张椅子坐下，看代课老师上课。

“今天，是星期三。”

孩子们跟着读：“今天，是星期三。”

朗心仿佛看到庄雪英含笑在板上写下寂寞二字，“寂寞。”她指着说：“最可怕。”

而孩子们也跟着读：“寂寞，最可怕。”

校长轻轻问：“警方会找到凶徒吧。”

朗心抬起头来，“会，一定会。”

校长似略为安心。

朗心回到警署，解下戎装。

同事笑道：“明日例假，何处去？”

朗心但笑不语。

她回到住所，独居的她把家居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冥想。

天色渐渐暗了。

王朗心起床，打开衣柜，说也奇怪，壁橱里有一暗格，应声而开。

里边挂着一列彩色的 、暴露的衣物。

朗心将它们统统取出，一件件塞进黑色垃圾胶袋，拎出门，丢到垃圾房，然后回屋，锁上门。

她有说不出的疲倦，把头似鸵鸟那般埋在双膝之间，呜咽起来。